

書名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二十回 乾隆中翼聖堂與玉嬌梨合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8

編號 D865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二十回 乾隆中翼聖堂與玉嬌梨合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 卷二

## 第一回

小才女代題詩

六經原在人心笑罵皆文好  
細尋大地場觀莫矮古今聚訟  
眼須深許 斷續非無息 狂若春  
秋豈是淫 有子雲千載後生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之一

黃秋敬人編次

##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詩曰

富貴千秋接踵來 古今能有幾多才

聖通天地方遺種 秀奪山川始結胎

兩：雕龍誠貴也 雙：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識其中味 錦繡衣冠土與灰

又曰

道德雖然立大名 風流行樂要才情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8(2)



科 2005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卷之二

蕙秋散人編次

第五回

窮秀才辭婚富軍身



詩曰閒探青史弟千秋誰假誰真身  
細求達者鬼談皆可喜癡人說夢  
亦生愁事閑聖賢偏多悶話引齊  
東轉不休但得自留双耳在是非  
朗上在心頭

話說蘇友白在後花園偷看小姐回來  
過了兩日張媒婆來討信問道前日所  
說之事蘇相公面見蘇友白暗想  
道吳翰林乃詞林先達頗有數名若說  
窺見他小姐醜陋不成親事他便體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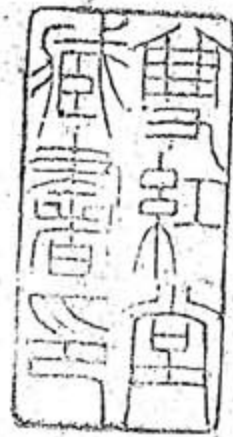
第五回

山人臉一林便轉



詞曰眉筆生花笑靨如梅空老大應認磨  
不數虞廷下。○鈍足庸駕豈惜文章駕空  
驕詐不須過驚醜能應如何

話說周公夢衆官因考較輸了欲入朝認罪  
國一欄佳道才情還有天生學問必須請  
歲一個女子從三歲讀起也只七年工夫  
詩賦信筆而成考古不思而對如此毫髮  
此必天子過于寵愛相公善于閉通先事傳題



科 2005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卷之二

蕙秋散人編次

第五回

窮秀才辭婚富貴女

詩曰閒探青史弟千秋誰假誰真真  
細求達者鬼談皆可喜癡人說夢  
亦生愁事閑聖賢偏多悶話引齊  
東轉不休但得自留双耳在是非  
朗上在心頭

話說蘇友白在後花園偷看小姐回來  
過了兩日張媒婆來討信問道前日所  
說之事蘇相公面看見麼蘇友白暗想  
道吳翰林乃詞林先達頗有數名若說  
窺見他小姐醜陋不成親事他便沒體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之二

第五回

山人臉一抹便轉

詞曰眉筆生花笑殺如椽空老大應詔磨  
不數虞廷下。○鈍足庸駕豈慣文章駕空  
驕詐不須慢罵醜態應如四  
看調點絲唇

話說周公夢衆官因考較輸了欲入朝認罪實  
國一擱住道才情還有天生學問必須請請下  
歲一個女子從三歲讀起也只七年工夫怎能  
詩賦信筆而成考古不思而對如此毫髮不爽  
此必天子過于寵愛相公善于開通先事傳題

面怪我輕薄了。我如今只朦朧詳他便了。因對張媒婆說道。前日說的我並不會去。如何得見張媒婆道。相公為何不去。蘇友白道。我想他一個鄉宦人家。我去偷看他小姐。有人撞見。彼此不雅。況且早晚候候。未必便能湊巧。只煩媽替我回復了罷。張媒婆道。看者憑相公。但只是老身說的斷不差。地相公還要三思。蘇友白道。我也不獨為此。他一個翰苑人家。我一個窮秀才。如何對得他來。張媒婆道。他來扳你。又不是你去扳他。有何不可。蘇友白道。雖蒙他錯愛。我自反于心。不能無愧。這決不能奉命。張媒婆再四勸他。蘇友白只是不允。

張媒婆無可奈何。只得辭了蘇友白。來回復吳翰林。這一日吳翰林不在家。張媒婆竟入內裡來見夫人。夫人一見便問道。勞你說得親事如何。張媒婆搖頭道。天下事。再也料不定。這等一頭親事。十拿九穩。誰知他一個窮秀才。到做身分不肯。夫人道。老爺說他有才有貌。為何性情這等執拗。張媒婆道。莫怪我說他。才有的貌是有的。却只是沒福。媒婆到有一頭好親事在此。乃是王都堂的公子。今年十九歲。若論他的人物才學。也不減于蘇秀才。況且門當戶對。夫人作主。不可錯過了。夫人道。我知道。等老爺回來。我就對老爺說。張媒婆丟

文章夙構。故能一上。不察。若說真。實。落筆便成。雖斬頭。歷血。吾不信也。夏之忠等聽了。俱回。想道。雷員老先生此論。實為有理。天下文章。出干科甲。科甲雄才。俱歸翰苑。豈有翰苑所不能對。而一小女子能條對。詳明如此。實有可疑。還煩糾察。老先生奏請。山顯仁質。辨道。天子寵愛。豈獨寵愛老臣一人。老臣閑通。豈便能閑通天。子。正說不了。山黛便接說道。父親大人。不是這等說。雷員夫人既疑。天子寵愛。大人閑通。此實難辦。但求雷員大人自出一題。待賤妾應教。真假便立見了。趙公道。這最有理。雷員先生你就出一題。看他做得來。做不來。便大家沒得說了。雷員

一道。奉旨考較我學生。怎好出題。宋信便接說道。既是山小姐情願受考。老先生便出一題也。無礙。心不如此。則大家之疑。終不能解。趙公說道。到是出一題的好。真假立辨。省得又要說長說短。雷員一因目視宋信道。出甚麼題目好。宋信便挨近雷員。一身邊低。說道。不必別尋題目。何不就将前日對不來的對句。煩山小姐對。雷員一被宋信提醒。因喜道。山小姐既要我學生出題。請教我若出長篇大論。只道我有意難他。我學生有一個小學生的對句在此。煩山

了吳翰林回家夫人即將張媒婆的言語細說。吳翰林不信。道：「那有個不允之理。還是這些媒婆說得不得。這有道理。隨叫家人分付道：『你拿個名帖去學裡請了劉玉成相公來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就請將來了。原來這劉玉成也是府學一個時髦。一向拜在吳翰林門下。故一請就來。二人相見過。劉玉成就問道：『老師呼喚門生不知有何分付。』吳翰林道：『不為別事。我有一個小女名喚無嬌。今年一十七歲。性頗聰慧。薄有姿色。不獨長于女紅。即詩賦之類無不攻習。是我老夫輩所鍾愛者。雖有幾個宦家來求我。想這富貴人家。』

的子弟。即有十分真才。前日因看花偶然見了新著紫首的蘇友白。才俊秀詩思清新。我意欲招他東垣。昨日一箇媒婆去說。他推阻了。不知何故。我想此一定是這媒婆人微言輕。不足取信。因此欲煩賢弟與我道達其意。劉玉成道：『蘇連仙兄才貌果是衛家玉潤。前日宗師發案時。大加贊賞。老師畧去富貴而選斯人。誠不減梁廣之冰清矣。門生得為斧柯。不勝榮幸。門生即往達台命。想蘇生素仰老師。山斗未有不願附喬者。吳翰林道：『得如此足感天力。因問道：『前日賢弟考案定居前列。劉玉成道：『門生不才。蒙列二等。吳翰林道：『賢契高才。』

小姐對一對。若是山小姐對得來。我學生便信是真才子了。趙公道：『既是這等。快寫出來。實國一因取紙筆寫出一句。與大家同看。眾官一齊觀看。却是將孟子七篇各編成一對道。』

梁惠王命公孫丑請滕文在離婁上盡心告子讀萬章

大家看了。都說道：『這是個絕對了。山頭仁不勝大怒道：『實掌科也太刻薄了。先說考詩考文。怎麼出起絕對來。此對若是實掌科自對得來。便弄小女欺騙了。實國一道。老太師不必發怒。令愛小姐既是奇才。須對人所不能對之對。方纔見得真才。若是人不能對。小姐亦不能對。便不見奇了。趙公道：『二位且不必爭。且送與小姐看一看。對得對不得。再理論。大家齊道：『有理。左右隨將對紙送到山小姐席上。山黛看了。微一微笑。道：『我只道是烟鎖池塘柳。大聖人絕無之句。却原來是腐儒湊合小聰明。如何將來難人。山頭仁聽了道：『我兒此對莫非尚有可對麼。』山黛道：『待孩兒對與列位大人看。以發一咲。遂提起筆來。對了一對。送與眾人。眾人爭看。只見。』

衛靈公遣公冶長祭泰伯于鄉黨。生先進

里仁舞八佾

宜居一等。怎麼屈了。明日會身。李金堂時。還要處地。講劉玉成道宗師考案甚公。門生心服。尚蒙垂青。這又是老師薦拔之弘恩矣。二人說罷。劉玉成遂告辭起身。不題。正是。

相逢皆有托。有托便相知。  
轉開門戶。難分公與私。

却說蘇友白自從考了一個察首。又添上許多酸名。人家見他年少才高。人物俊秀。凡是有女之家。無不願他為婿。蘇友白常自嘆道。人生有五倫。我不去父母。早亡。又無兄弟。五倫中。先失兩倫。君臣朋友間。遇合有時。若不娶個絕世佳人為婦。則是我蘇友白為人在世一場空。讀許多詩書。就做一個才子。也是枉然。叫我一腔情思。向他處去發泄。便死也不甘心。因此人家來說親的。訪知不美。便都辭去。人家見他推辭。也都罷了。只有吳翰林。因受白太玄之托。恐失此佳婿。只得又央劉玉成來說。這劉玉成領了吳翰林之命。不敢怠慢。即來見蘇友白。將來意委曲。說了一遍。蘇友白道。此事前日已有一個張媒婆來講過。小弟已力辭了。如何又勞重仁兄。仁兄見教。本不當違。但小弟愚意已定。萬不能從命。劉玉成道。吳老師官居翰苑。富甲一城。愛惜此女。如珍如室。郡中多少鄉紳子弟。求他。俱不肯因。

眾人看了一看。但驚驚喜。欲在連寶國一亦驚訝吐舌。回看青宋信道。真才女。真才女。這沒得說了。宋信道。實是先生。且莫說山小姐。既這等高才。我晚生還有一對。一發與小姐對了。何如寶國一道方纔這樣絕對。他也容易。對了。再有何對。可以相難。不如直。受過。不消。又得罪了。宋信遂不敢開口。轉是趙公道。宋先兒。既有對要對。率性寫出來。與山小姐看。對得對。不得。須見個明白。莫要說這些人情話兒。糊塗。到皇爺面前。不好回奏。眾官齊道。這論極是。宋信因回席寫了一對。送與眾人看。眾人見上寫着一

燕去雁來。途中喜遇說春秋。

眾人看完。俱道。春秋二字。有雙關意。更是難對。山顯仁道。這等絕對。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宋兄何相逼乃爾。宋信道。晚生因見令愛高才。欲聞所未聞。故以此見教。若老太師。加非晚生。則晚生安敢復請。就要收回。趙公止住道。這個使不得。既已寫出。便關係朝廷耳目。須與山小姐一看。是何如。豈可出乎反乎。視為兒戲。因叫人送與小姐道。這個對。雖不是皇帝出的題目。也是詩文事情。小姐有心。還是肯得對。沒得對。山信接着一看。笑道。這樣對巧。亦巧矣。那有個

慕兄才貌及小第苦。來說此乃萬分美事。兄何執意如此。蘇友白道：婚姻乃人生第一件大事。若才貌不相配，便是終身一累。豈可輕易許人。劉玉成嘆道：莫怪小弟說。今日雖然考得利，有些時名，終不免是一個窮秀才。怎見得他一個翰林之女，便配兄不過。且不要說他令愛如花似玉，就是他的富貴，也兒去享用一享用也。強似日守著這几根黃蘗。蘇友白道：這富貴二字，兄到不消提起。若論第輩，既已受業，翰林諒非長貧賤之人。但不知今生可有福消。受一個佳人劉玉成，聽了大笑道：兄說的話，一發好叫我不覺富貴天下知有的。

富貴中人求一個佳人不得的。蘇友白亦嘆道：兄不要把富貴看得重。佳人轉看得輕了。古今凡博金紫者，無不是富貴而絕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無色，算不得佳人。有色無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與蘇友白無一段脉，相閉之情，亦算不得我蘇友白的佳人。劉玉成又大笑道：兄痴了。若要這等佳人，只好娼妓人家去尋。蘇友白道：相如與文君，始以琴心相挑，終以白頭吟相守。遂成千古佳話。豈盡是娼妓人家。劉玉成道：兄不要談那千古的虛美，却誤了眼前實事。蘇友白道：兄只管放心。小弟有誓在先，若不遇絕色佳人，情願終身不

對不得之理，待賤妾再對一句。遂信筆寫了道：兔走烏飛，海外欣逢評月旦。

山黛寫完，送與趙公。眾人看了，俱手舞足蹈，贊不絕口。道：好想頭。真匪夷所思。宋信驚得啞口無言。山頭仁快活，不過只是哈哈大笑。賣國一見山黛才真無疑，回奏自然有罪。因向山頭仁請罪道：此一舉，原非晚生敢狂妄上疏，實係舍親晏知府求詩為令，愛所訊，哭訴不平。晚生一時不明，故有此舉。今知罪矣。倘面聖時，聖怒不測，尚求老大師與小姐寬庇。山頭仁笑道：此事自在聖主。學生但免得以假亂真，有傷國體。與

閑通天子之罪，便是萬幸了。其餘焉能專主趙公道不必閒話。且去回奏天子，再作區處。大家遂一闕而出。此時天子正在文華殿，與几个翰林賞鑒山黛的詩賦。忽趙公領眾官來回告，因將第五題呈上御覽。只見山黛條寫一人一事，不差滿心欢喜。因問周公夢六人道：你六人與山黛考較詩文，還是如何。周公夢等奏道：臣等奉旨與山黛考較詩文，非不竭力。但山黛雖一少年女子，然學係大成才，由天縱下筆，疑有鬼神補助，非臣等庸腐之才所能及。俱甘心待罪，伏乞聖明原亮。天子大悅道：汝等既傾心認罪，



娶劉王成遂大咲起身道既是這等便是朝廷招駙馬也是不成的了。好個妙主意這樣妙主意只要兄拿得定不要錯過機會半路裡又追悔起來蘇友白道決定不悔劉王成只得別了蘇友白來回復吳翰林吳翰林聞知蘇友白執意不允便大怒罵道小畜生這等放肆他只倚着考了一個案首便這等狂妄且看他秀才做得成做不成隨即寫書與宗師細道其詳要他默退蘇友白的前程原來這學院姓李名懋學與吳翰林同年同門見吳翰林書來欲要听他却憐蘇友白才情又無罪過欲要不听又撇不過吳翰林情面只得暗叫教

官傳語蘇友白微道其意叫他委曲從了吳翰林親事。免得于前程有礙教官奉命遂請了蘇友白到衙中將前情細說一遍蘇友白直感宗師美情老師台命門生本該聽從只是門生別有一段隱衷一時在老師面前說不出只求老師在宗師處委曲方便一辭便感恩無盡教官道賢契差矣賢契今年青春已是二十正當受室之時吳公雅意相扳論起來也是一樁美事若說吳公富貴以賢契高才自是不屑况聞他令愛十分才美便勉強應承也不見有甚吃虧為何這般苦辭蘇友白道不瞞老師說他令愛門生已細訪過這是斷然不

則山黛非假本而朕之賜書賜尺不為過矣此時正交新秋天子正食瓜果而美因命近侍撤一盤飛馬賜與山黛近侍領旨而去天子因問賈國一道爾何所見而妄奏賈國一奏道臣待罪諫垣因人言有疑故敢入告今親見其揮灑如神始信天生以佐文明之治臣妄言有罪乞聖恩寬宥天子聞奏到也釋然只見山顯仁奏道賈國一謂臣女以假為真其事小又論臣以才色獻媚閉通天子此事閉臣一生品行不可不究一入于變色道怎麼叫做閉通天子山顯仁道臣不敢言只問糾察司禮監臣即知天子目

視趙公趙公奏道方纔眾臣考較完欲同入朝回直賈國一攔住道事有可疑從未見小女子敏捷如此必是聖上寵愛山黛閣臣有力闕通先知了題目夙構成詩文故能信筆寫如此眾臣便疑惑起來天子問道眾臣既疑為何又同來認罪趙公道因山黛說聖上寵愛與閣臣閑通一時難辨只須賈科臣自出一題考較真假便立見了賈國一回不欲出題是山人宋信竄撥出一個絕對與山黛對山黛揮筆就對了眾臣無詞攔問來回言認罪天子聞奏怒道賈國一說山顯仁閑通也是毀謗大臣怎麼說

敢奉命。教官道賢契既不知情願這也難強。只是吳公與宗師同年同門未免有几分情面。這事不成恐怕于賢契的前程有些不妙。蘇友白微笑道：門生這一領青衫，算得甚麼前程？豈肯恋此而誤終身大事？但聽宗師裁處罷了。遂起身辭出。教官見事不成，隨即報知宗師。宗師聽了，也不喜道：這生胡狂至此，便要黜退他的前程。却又回想到這一樁美事。若在別一個窮秀才便是夢見也快活。不承他他却抵死不允，也是個有志之士。又有几分憐他尚不忍便行。正躊躇間，忽一聲梆响，門上傳進一本報來。李學院將報一看，只見一本叙功事原任

太常正卿新加工部侍郎職銜白玄出使虜營，迎請上皇不辱君命，還朝有功。着實授工部侍郎。又告病懇切，准着馳驛還鄉調理。痊可不時調用。又一本叙功事。御史楊廷諤薦舉得人，加陞光祿寺少卿。又一本翰林院乏人事，目今經筵舉行，兼鄉會是在，乞各在給假諸臣吳珪等入朝候用，俱奉聖旨是日李學院見吳翰林起陞入朝，又見白玄是吳翰林的親眷，正在興頭時節，便顧不得蘇友白隨即行一面牌到學中來。上面寫道：

提學察院李。訪得府學生員蘇友白素性狂妄恃才倚氣，凌傲鄉

朕寵愛先事傳題，難道朕一個穆天子為此詭秘之事。茂聖汗君當得何罪？着錦衣衛拿下法司究問。周公夢夏之忠，其通穆禮，顏貴五人俱係賣國一薦考，原非有意，既認罪，姑免不究。宋信以其廢山人一詩不成，輒敢廁名紳列同考，以辱朝廷，定係賣國一搗弄起，寡之人着錦衣衛拿出來午門外，打四十御棍，遞解還鄉。山黛賜金花表禮，以旌其不聖旨一下。早有錦衣衛官已將賣國一宋信、雁馬拿雁捉的拖了出來。周公夢夏等五臣俱伏在丹墀下，叩頭請罪。天子又問趙公公山黛所對之對，趙公口奏。天子御筆

寫在案上觀看，不勝大喜。因敕周公夢夏五臣平身，并召擬題几个翰林至龍案前觀看道：小女子有如此異才，怎教朕不愛眾翰林奏道：此女實係才星下降，非尋常可比。陛下愛之正文明之所啓也。還說不了。只見賜承菓的近侍回旨，附上山黛謝表一通。天子親覽，只見上寫：大與于上禮部尚書山頭仁女臣妾山黛奏為謝恩事。蒙恩欽賜承菓一器，感激聖恩，謹陞闕謝恩。祇受外聞科臣賣國一蠅聖汗君拿付法司。山人宋信搗弄起，寡賜打四十御棍。二臣罪同應爾，但念事由妾起，妾雖家用，隆

紳不堪作養。本當拿究姑念少年仰學即時除名。不許赴考。特示

牌行到學中。滿學秀才聞知此事。俱紛紛揚揚。當一段新聞傳講。也有笑蘇友白狀的。也有羨蘇友白高的。又有一班與蘇友白相好的。憤不平道。婚姻事要人情願。那有為許了鄉官的親事。便點退秀才的道理。便要動一張公呈。到宗師處去講。到是蘇友白再三攔阻道。只為考了一個案。首惹出這場事來。今日去了這頂頭巾。落得耳根乾淨。豈不快活。諸兄萬上。不消介意。眾人見蘇友白如此。只得罷了。正是三分氣骨七分痴

釀成才人一種思

說向世人都不解

不言惟有玉人知

按下蘇友白不題。却說吳翰林見點退了蘇友白。前程雖出了一時之氣。然心下也有三分不過意。還要過幾月。仍舊替他挽回。只因聞了白公榮歸之信。與自家欽召還朝之報。即時與無嬌小姐說知。大家歡喜。便將蘇友白之事忘懷了。吳翰林奉詔。即當進京。因要會白公。交還無嬌小姐。只得在家等候。一面差人迎接。此時白太玄寔授工部侍郎之職。奉旨馳驛還鄉。一路上好不興頭。不月餘。到了金陵。竟到吳翰林家裡來。吳

重謬為賢才。然不過十歲一女子耳。得失何足重。輕實國一。雖過為祇毀實朝廷耳目之臣。山人宋信。雖不無起覺。然士也。賞爵皆閑典禮。若為臣妾一小女。而繡繡廷臣榜捷之下。是為詩文小愛。而傷國家之大體。此實非聖明朝之所宜有者也。故敢昧死諫言。望皇上展如天之度。寬宥之國體。幸甚。臣妾幸甚。倉卒于昇。不勝惶懼待命之至。

天子見表大悅。道山黛不獨有才德。性度量又過人矣。因將本付與山頭仁道。卿以為何如。山頭仁見拿下實國一與宋信。滿心歡喜。還打帳

馮托法司重處。却見女兒上疏。反為他解。一時沒法。只得奏道。恩威俱聽。聖裁。微臣何敢仰參。天子咲道。論法原不該宥。朕但要全卿女之德。故屈法宥之耳。因批本道准奏。實國一免付法司。吏部議處。宋信饒打。限一月解回。該部知道。旨意一下。天子還宮。各官退出。與實國一相好的內臣。急傳出旨意。宋信已打了十棍。方純放起實國一。已將到法司。趕回二人。細問。饒免情由。方知山黛本救之力。實國一無限沒趣。躲了回寓。閉門聽處。不題。却說宋信雖然饒了。已被打了十棍。打得皮開肉綻。痛苦不禁。又有

翰林接着不勝歡喜。白公向吳翰林致謝。吳翰林向白公稱賀。二人交拜。過即邀入後堂。隨即喚無嬌小姐出來拜見。父親大家歡喜無忌。此時吳翰林已備下酒席。就一面把盞與白公洗塵。二人對酌。吳翰林因問出使之事。白公嘆一口氣。說道：「朝廷之事，萬不可為前日小弟奉命是迎請。上白公而救書上單言候問。并送進衣服。絕無一字及于迎請。上皇聞知，深為不樂。也先見了，甚加詰問。叫小弟無以措詞。只得說道：『迎請自是本朝之意。然不知貴國允否。』故不敢見之。救書只面諭使臣懇求大師耳。也先方回喚作喜。允了和議。諱道是面諭。」

然救書既不迎請，我如何好送還。若境自送還，也使中國看輕了。須另着人來。我再無改移。弟輩昨日復命，朝議不得。只只得又遣楊善去了。吳翰林道：「不知也先許諾送還上皇，果是實音否？」白公道：「以小弟看來，自是實事。楊善此去上皇決定還朝。但恐上皇回來，朝廷尚有許多不效。故小弟忙告病回來，以避是非。非敢自愛。然事勢至此，決非一人所能挽回也。吳翰林道：「吾兄歷此一番風霜勞苦，固所不免。然成此大功，可謂完名全節矣。但小弟奉欽命進京，未免又打入此網，却是奈何？」白公道：「吾兄翰苑可以卷高，又兼細試在迎。早晚優擢。」

人押着要遁解還。緝宋信再三央人保領。方許棒棍瘡好後起解。心下想道：「我聰明了一世，怎麼一時就糊塗到這田地。他一個相府女兒，又是真正奇才天子所重，到不去奉承他，反倚着一個科官與他為仇，豈不差了主意。今日若非山小姐討饒，再加上三十御棍便活，要打殺了。明日何不攔轉面皮，借感謝之意，作入門之階，倘得收留，又強似與安知府實實給事相處了。宋信自家籌算，不題。却說山顯仁回到府中，埋怨女兒道：「這廝十分可惡。今日若不是你有真才，將眾人壓倒，他還不知怎生作惡。後來已奉旨，奉到法司。正中我意，你為何轉上本替他解救？」山黛笑道：「古人貴寵而不驕，馬而能降。天子聖明，豈不知此今日之事，一可結天子之心，二可免滿盈之禍。此自安也。豈救人哉？」山顯仁默了點首。山黛又道：「況此事實係孩兒前日譏刺，安知府起的。寡婦今又加之宋信。孩兒干心實有不忍。山顯仁道：「這也罷了。但是前日晏文物的綾扇為何遺失？」山黛道：「皆緣侍妾不識字，故混雜錯亂，忘記交付孩兒。不獨此也。前日還有張副使的冊葉、錢御史的手卷，俱安放錯了。若不是孩兒細心，又要差寫。山顯仁道：「我」

何足慮也。吳翰林道：賴有此耳，但不知後來楊老可曾相會否？白公道：嘆道：有這  
 樣無氣骨之人。小弟一回京時，即來再  
 三謝罪。後因旨意說他薦李有功，陞了  
 光祿寺少卿，愈加親厚。請了又請小弟  
 出京時，公餞了。又秋餞小弟，見他如此  
 到不好形之顏色，只得煖酒飲，惟以  
 不言愧之而已。吳翰林嘆道：只不言愧  
 之勝于撻辱多矣。二人歡飲了半日，方  
 在吳翰林就留白公宿了。到次日，白公  
 就要起身。說道：小弟告病回家，不敢在  
 貴府久停。恐生議論。吳翰林道：雖然如  
 此，就暫留兩三日，也不妨。况此別，又不  
 知後會何日。白公道：既如此，只好再留

一日。明日准要行了。吳翰林因說：連前  
 日還有一件好笑的事。未嘗對兄說。白  
 公道：何事？吳翰林道：前日小弟因在  
 谷寺看梅，遇見一個少年，秀才模樣，蘇  
 友白人物，聰明詩思，清高甚覺，可人隨  
 着人訪問。恰李念臺又考他作案首。  
 小弟意欲得男女許他，因遣媒并友人  
 再三去說，不知何故，他反抵死不允。小  
 弟沒法，只得寫書與李念臺，要他周旋。  
 李念臺隨即意教官，傳語蘇生叫他成  
 就此事。誰料那狂生，執意不從。後來李  
 念臺無以復弟，因把他前程點了。他也  
 竟自不悔，你道有這等好笑的事麼？白  
 公道：訝道：有這等事。此生不特才貌其

想，乃是著作名公，皆有記室，或是代筆，或是為  
 之查考事跡。你今一個，如何應酬得來。山黛道：  
 男人家好尋記室，代筆孩兒一女子，却是沒法。  
 山頭仁道：這也不難。以天下之大，豈無識字女  
 子。我明日不惜千金，差人各處尋訪，買他十二  
 個，分了職事，你就不消費心了。山黛道：如此甚  
 好，只恐一時沒有。山頭仁道：若要能詩能賦，這  
 便稀少。若要識幾個字，也還容易。父女商量，遲  
 延了數日。山頭仁果然差人四處尋訪，只因  
 出重價，日有人送女子來看。這日山頭仁正  
 在廳中，選看女子，忽報宋信書衣小月來謝罪。

山頭仁因女兒寬洪大量，便也大量起來，叫請  
 宋相公，更衣相見。宋信依命趨入，拜伏在  
 地，口稱罪人宋信，死罪。山頭仁叫人捧扶，  
 宋信不肯起來，連叩頭道：宋信愚蠢，不識天  
 高地厚，後罪如此，蒙聖天譴責，自分以死謝愆。  
 尚猶不盡，乃復辱小姐，流被齊天子之威，使白  
 骨再肉。此天地父母所不能施之恩，一旦轉加  
 之罪人，真令人頂踵盡捐，不能少報萬一。今碎  
 首階前，已為萬幸。安敢復承禮待。山頭仁道：足  
 下既能悔過，便見高情，何必如此。快請起來。宋  
 信又謙遜了半晌，方扒起來。山頭仁遂坐留茶。

操行愈可敬矣士各有志不必相強吾兄明日見李公還該替他復了前程總是吳翰林道這是一時之氣他的前程自然要與他復了二人說些時務又送了一日到第三日白公決意要行遂領了紅玉小姐謝了吳翰林竟回錦石村去吳翰林亦打點進京不題正是

只道疏璃似 翻成書錦衣

前程暗如漆 誰識是耶非

却說蘇友白自從點退秀才每日在家只是飲酒賦詩尋花問柳雖不以貧賤功名動心每遇着好景閑情自恨不能覓一佳偶往來獨自感傷至子陳族人

家曉得他要求美色自知女兒不富便

都不來與他講親他又諒郡中必無絕色更不提起一日春光明媚正要早起郊外行吟取興纔走出門前忽見幾個人青衣大帽都騎着驛馬一路問將來道此間有一個蘇相公家住在這裡有人指道那門前立的不是那幾個人慌忙下馬走到面前問道敢請問相公不知可就是蘇浩老相公的大相公蘇友白驚答道正是但不知列位何來眾人道我們乃河南蘇御史老爺差來的蘇友白道這等想是我叔父了眾人道正是蘇友白道既如此請進裡面說話眾人隨蘇友白進到堂中就要下禮相見蘇友白問道且住列位還是老爺家中

因問道是下幾時行宋信道欽限一月不敢有違明日就要起身家老太師與小姐太恩不知可有日再得團身于山斗之下山顯仁道這也不難此不過是天子一時之怒且暫回幾日待挽回聖意當得再見宋信道若能再趨門下真是重生父母了忽抬頭看見許多女子俱穿青衣列于兩旁因問道這許多女子如何在此山顯仁道因小女身邊沒有幾個識字的侍妾故致前日遺失曼文物的綾扇惹出事來今欲買幾個識字的女子伏侍小女不期偌大京師選來選去俱是這一輩人物並無一個稍通翰墨

可佐香奩之用者宋信道原來為此京師若無天下自有山顯仁道此言有理足下所到之處當為留意倘獲佳者自當重報又叙些閑話宋信方辭起身山顯仁送至廳門口便不送了宋信又說道還有一事稟上老太師山顯仁道何事宋信道蒙小姐再生之恩不敢求見只求至下尺樓下望樓一拜以表犬馬感激之恩山顯仁道這也不難了宋信執定要拜山顯仁只得叫老家人領至樓下宋信果然望着樓上端正恭上敬拜了四拜方纔辭出山顯仁發放了許多不用的女子因入內與山黛說知宋

人却是衙門執事。眾人答道：小人等皆是承差。蘇友白道：既是公差，那有行札之事？只是長揖相見，過又復對那眾人問道：老爺如今何在？眾人道：老爺巡按湖廣回來，進京復命。如今座船現在江口，要請大相公同往進京。故差小的們持書迎接，遂取出書來，遞與蘇友白。蘇友白拆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劣叔淵頌首書付

賢姪覽叔因王事驅馳，東西奔走，以致骨肉睽離，思之心惻。前聞嫂亦辭世，不勝悲悼。聞你年學俱成，又是悲中一喜。但叔今年六十有二，累入桑榆，朝不保夕，而子無子，息以誰能繼書香？然父母皆盲，終成孤立，何不後來一就，庶見同父備子之情，兩相慰藉耳。此事叔慮之最詳，雖告以先兄先嫂于地下，亦必首肯。姪慎勿疑差人，到可即發行裝，回來立候發舟，餘不具。蘇友白看完了書，心下暗想：道家中已是貧乏，一個秀才又點退了親事，又都回絕，只管住在此處，亦覺無味。莫若隨了叔父去京，一時雖不負他的富貴，倘或因此訪得一個佳人，也可完我心願。主意已定，就對眾人說道：既是老爺來接至親骨肉，豈可不去？但此處到江口，路甚遠，恐怕今日到不得了。眾人道：

信拜謝之事，父老要笑不題，却說宋信辭了出來，押解催促起身。欲要來見寶國，討些盤纏。寶國一正在議處之時，不肯見人，只得來見晏。文物訴說解回之苦，晏文物見事為他起沒奈何，送他二十金，又約他道：兄京中既不容住，小弟候領了憑，便行。兄若不棄嫌，雲間也是名勝之區，可來一遊。弟當為地主。宋信謝了，捱得一二日，押解催促，只得携了一個老僕而去。正是：

一個貧人 冒作山人 隨着詩人  
交結貴人 做了謔人 傷了正人  
惱了聖人 罰做罪人 押作歸人

元是窮人

宋信雖是山東人，却無家無室，一身流落京師。在縉紳門下過日。今被押解還鄉，到了故鄉，竟無家可歸，只借一客店住下。押解見如此光景，沒有想頭，只得回文，竟自回去，不題。宋信雖無親無眷，却喜得身邊積有凡兩銀子，一身遊客的行踪，還在。見押解去了，依舊鬧起來。到鄉紳人家走動，爭奈有人傳說解回之事，往來為人輕薄，心下不暢。過了此時，一日在鄉紳人家看見新縉紳寶國，已降揚州知府，滿心歡喜，道：此處正難安身，恰好有此機會，待過

老爺性急立候開船。這裡到江口，只有六十里路。有馬在此。若是就行到那裡，還甚早。蘇友白道：「既如此，列位可先行。」回復老爺，我一面打發行李，一面隨後就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送與衆人道：「匆起程，不及留飲，權代一飯。」衆人推辭道：「大相公是老爺一家，怎敢受？」蘇友白道：「列位直些，不要就闊工夫，衆人受了。」先去因留下一匹好馬，蘇友白隨即分付一個老家，叫做蘇壽，留他在家看守房屋，又打點些衣服舖陳之類，結束做兩担，叫人挑了。先著一個家人送到江口，自家只帶一個小廝，叫做小喜，當下分付信管，隨即上馬要行。

奈那匹馬最是狡猾，見蘇友白不是，又慣騎馬的，又無鞭子打他，便立定不走。蘇友白忙將韁繩亂扯，那馬往前走不得一步，把屁股一掀，到往後退了兩步。蘇友白心中焦燥，似這般走，几時得到家人。蘇壽說道：「馬不打，如何肯走？」蘇友白道：「正是我。」時老相公有一條珊瑚鞭，何不取了帶去，便不怕他不走了。蘇友白道：「正是我。」到忘了，叫人取出拿在手裡，照馬屁股，依力連打了几下，那馬負痛，只得前行。蘇友白嘆道：「這畜生不打便不肯走，可見人生處世，不可一日無權。此時春風正暖，一路上柳明花媚，蘇友白在馬上觀之不盡，因自想道：「真家這順視事早。」

殘年往揚州一遊，及過了年，果然就起身渡過淮來。不半月，到了揚州，打聽新知府不期尚未到任，只得尋個寺院住下，便終日到鈔關壩子，上頑耍。見各處士大夫都到揚州，或是娶妾，或是買婢，來往媒人紛上不已。宋信想道：「山老要買識字之婢，我聞在此，何不替他一言，倘尋得一個，也可為異日進身之地。」就尋不出，落得看，看也好。主意定了，因與媒人說知，要尋一個識字之女，價之多少，不論媒人見肯出高價，便張家李家，終日領他去，看上來，看去，並無中意。一日，媒婆來說道：「有一個絕色女子，生在柳巷，寫得一手好字，相公若肯出三百兩銀，便當面寫與相公看。」宋信道：「三百兩身價，不為多，只要當面寫得出，孫媒婆道：「若是寫得不好，怎敢要三百兩身價？」宋信道：「既是這等，明日同去一相約定了。」到次日，竟到一個人家，領出一個女子來。年紀有十五六歲，人物也還中。見了禮，就坐在宋信對面，桌上鋪着紙墨筆硯。孫媒婆就磨起黑素，又取一枝筆，遞與那女子道：「你可寫一首詩與宋相公看。」那女子接筆在手，左不是，右不是，不敢下筆。孫媒婆催迫道：「宋相公不是外人，不要害羞，竟寫不妨。」那女子被迫，不過只



是有主意，說脫了。若是沾了手，那得便容你自由自在。到京中去尋訪。又有想道：若有緣，撞得一個便好。若是撞不着，可不辜負我一片念頭。又想道：若是京中沒有，便辭了叔子出來，隨你天涯海角，定要尋他一個。纔罷心中自言自語，不覺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忽念路裡跑出一個人來，將蘇友白上下一看，口裡道：「散果，果然有了便，雙手把繩繩扯住。」蘇友白因心下胡思亂想，不曾防備，到吃了一驚，忙將那人一看，只見那人頭戴一頂葵六角帽，歪在半邊，身穿一領短青布夾襖，懷都開了，脚穿一双紗腿。

得下筆而寫。了半晌，纔寫得雲淡風輕四個字，就放下筆。孫媒婆又道：「再多寫幾個與相公看。」方信你是真才，那女子又勉強寫了三天三個字，再也不肯寫了。宋信看了微笑。孫媒婆道：「宋相公，不要看輕，以這樣當面寫字的女子，我們揚州甚少。」宋信嘆道：「果然就送了相錢，起身出來。」孫媒婆道：「若這個不中意，便難尋了。」一日，又一個王媒婆來說道：「有一個會做詩的女子，要五百兩身價，供了宋信去看，只記得幾首唐詩，便說是會做詩的。看來看去，並無一個用客通文墨的。」便去開，不想過了數月，竟到任來。

心  
不  
心

信即去拜謁，竟因一樓見一東原，是相知。二來，又念為他受廷杖之苦，十分優待，又送在瓊花觀裡作寓。又送許多下程，親自來拜，隨即請酒。又時之邀入私衙，小叙。逢人便稱他詩才之妙，不多時，借資知府，散價竟將宋信喧傳作一個大才子了。凡鄉紳大夫與小人，詞客莫不爭來與他尋盟結社。宋信竟意氣揚揚，自認做一個司馬相如再生。又在各縣打個秋風，說此分上，手頭漸有餘。每日同朋友在花柳叢中走動，又思量相看女子了。起初相看，還是為小題仁買婢。此時相看，却自要受用。媒婆見他有財

情，問道：「你是甚麼人，為何住我的？」那人道：「道好了，有下落了。」蘇友白是那人說，話胡塗，便扯起鞭子要打。那人慌叫道：「相公，不要打小人的妻子，不見了，都在相公身上。」蘇友白大怒道：「你這人好胡說，你的妻子不見了，于我何干？我與你無相識，難道我拐了你的那人？道不是說相公拐我妻子，只是我的妻子，要在相公身上見個明白。」蘇友白道：「你這人一發胡說，我是過路人，你的妻子如何在我身上見個明白？你敢是短路小心，怎敢青天白日，攔住我的去路？我是趕按蘇老爺的公子，你不要錯尋了對頭。」

沈提起鞭子。夾頭夾臉亂打。小喜趕上  
氣不過。也來亂打。加人被打慌了。一發  
說不清。只是亂吐道。相公住手可憐我  
有苦情。我實不是小人口裡雖然叫苦  
那兩手扯住繩。死也不放。此時過路  
的井村中住的人。見他二人有些古怪  
不知為何。便都圍上來。看蘇友白。亂嚷  
道。天下有這等奇事。你不見一妻子如  
何賴我過路。人那人道。小人怎敢高賴  
相公。只求相公把這根鞭子賞了。小人  
小人的妻子就有了。看的人所見都一  
齊哄起來。道。這人敢是個風子。如何不  
拿根馬鞭。便有蘇友白說道。我  
妻子一根馬鞭。便有蘇友白說道。我

何與你氣不過。提起鞭來。又要打那人  
叫起來。道。相公慢打。容小人說個明白  
眾人勸道。相公且息怒。待問個明白。再  
打不遲。便問那人道。你是那裡人。有甚  
緣故可細。說明那人道。小人是丹陽  
縣楊家村人。小人叫做楊科。數日前曾  
叫妻子到城中去贖當。不知路上被甚  
人拐去。日。追尋。並無消息。今日清晨  
在甸家鎮上。遇着個起課先生。小人求  
他起了一課。他許我。只在今日申時三  
刻。便見小人。又問他該向那一方尋。  
他說向東北方四十里上。十字路口。有  
一位少年官人。身穿柳黃衣服。騎一匹  
點子馬來。你只扯着他。求了他手中那

有勢。此則不同。便日。將上等識字女子。領他  
去看。宋信因見過山黛。國色奇尤。這些抹面。姿  
容。塗鴉伎倆。都看不上眼。一日相看一個女子。  
不中意。因媒人哄他來的路遠。肚中飢餓。歇下  
了。坐在一個亭子上。將媒婆百般痛罵。揮拳要  
打。虧得旁邊一個花白髮的老者。看見再三苦  
勸。方纔上轎而去。那老者因問媒人道。他是甚  
麼樣人。這等放肆。要將你們難為。媒人道。他的  
勢頭大哩。打罵值甚麼。若是送到官。還要吃苦  
哩。那老者又驚駭問道。他實是何等樣人。不妨  
明對我說。眾媒人道。待我說與老爹聽。只因這  
一說。有分教。小文君再流佳話。假相如重現原  
身。不知媒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才女心百折不回

詞曰。長嘲短諷。沒趣到捱過。豈料一團虛火  
又相逢。真金貨。詩翁難做此來。應是錯  
百種恁泥。踏踏千古口。都笑破。  
話說媒人因老者勸了宋信去。見他又問宋信  
是甚麼人。只得對他道。這人姓宋。是山東有名  
的才子。與實知府是好朋友。說他做的詩。與唐  
朝李白杜甫差不多。在京時。皇帝也曾見過。次

石調雨相天  
曉角

條馬鞭子。你妻子便有了。只要快趕着  
趕遲了一步。放他過去便再不能勾見  
了。小人聽了。一口氣趕來連飯也不敢  
喫。直趕了四十里路。到此十字路口。恰  
恰遇着相公騎馬而來。衣服顏色相對  
豈不是實。只求相公施仁心。把這馬鞭  
子賞了小人。使小人夫妻相見。便是相  
公萬代陰德。蘇友白嘆道。你這人一味  
胡說。世間那有這樣靈先生。你分明看  
見我衣馬顏色。希着騙我鞭子。便駕此  
一篇說謊。如何信得。楊科道。小人怎敢  
小人也自知說來不信。只因那先生件  
件說着。不由人不信。他還說相公此行  
是為求婚姻的。不知是也不是。相公心

下便明白了。蘇友白聽見說出來。越  
越呆了半晌。心下暗思道。這件事  
乃肺腑隱情。便是鬼神亦未必能知。他  
如何曉得。便有几分信。他因說道。便把  
這鞭子與你。也是小事。只是我今日還  
要趕到江口。若無鞭子。這馬決不肯行。  
却何處去着的人。見說得有此奇異。都  
要首拿了鞭子。如何尋妻子。又見蘇友  
白口裏有個肯與他意思。便替他攬撥  
道。既是這相公肯賞你的鞭子。何不快  
去折一柳條來。與相公權用。楊科欲待  
去折柳條。又恐怕蘇友白去了。猶扯住  
不肯放手。蘇友白曉得他的意思。便將  
鞭子先遞與他。說道。既許了你。豈肯失

有聲名。所以滿城士大夫。都與他來往。因要相  
一頭親事。相來相去。再不中意。所以今日罵我  
那老者道。揚州城裡。美色女子甚多。怎麼都不  
中意。媒婆道。他只相人物。還好打發。又要相胸  
中才學。你想人家一個小。閨女。能讀得几本  
書。那有十分真才實學。對得他來。那老者嘆道。  
元來為此說。罷媒人就去了。那老者你道是誰。  
原來姓冷名新。是個村庄大戶人家。生兩個兒  
子。都一字不識。只好種田。到四十外生一個女  
兒。如花似玉。眉面遠山。肌凝白雪。標致異常。還  
不為奇。最奇的是稟性聰明。賦情敏慧。見了書

史筆墨。便為性命。自三四歲。抱他到村學中。頑  
耍。聽見讀書。便一默記在心。到六七歲。都能  
成誦。冷大戶雖是個村庄農戶。見女兒如此聰  
明。便將各種書籍。都買來與他讀。又喜得他母  
舅姓鄭。是個秀才。見外甥女好學。便時常來與  
他講。講到妙處。連舅舅時常被難倒。因嘆  
息道。此女可惜。生在冷家。冷大戶常說。生他時。  
曾夢見下一庭紅雪。就取名叫做絳雪。到了八  
九歲。竟下筆成文。出口成詩。只可惜鄉村人家。  
無一知者。往自家做了。自家家。這年已是  
十二歲。人才出類。就如一泓秋水。冷大戶要與

信可快折一枝柳條來。我好趕路揚科。接了鞭子。千恩萬謝道。多謝相公。若尋着妻子。定然送還。便立起身來。東張西望。去尋柳條。此時是二月中旬。道旁小柳樹。都是柔弱枝條。折來打馬不動。只東南角上一條冷巷中。一所破廟。旁邊有三四株大柳樹。高出牆頭。楊科看見慌忙扒將上去。扒到樹上。纔要折柳。忽聽得廟中有人啼哭。他分開柳葉往內一張。又見有三個男子。將他妻子圍在。中間要逼勒行淫。妻子不從。故此啼哭。楊科看見了。便忍不住。叫起來。好賊奴。你人妻子却躲在這裡。慌忙跳下樹來。竟撲廟門。看的人聽見。叫在這裡。便一

齊擁了來看。到了廟前。廟門已被傾倒。楊科也不顧好歹。一頓脚將轉軸。拆了進去。忙跑到廟後時。那三個拐子。已往塔關裡逃去多時。止剩下妻子一人。兩人相見。不勝大喜。轉扯着哭將起來。眾人看見。都各驚駭。方信楊科說得俱是真情。此時蘇友白聽見尋着妻子。甚是驚駭。也下了馬。叫小喜看着自步進廟中來看。楊科看見蘇友白進來。便對他妻子說道。若不得這位相公這條鞭子。去折柳條。便今生也不能見了。隨將鞭子送還。蘇友白道。多謝相公。不要了。蘇友白道。天下有這奇事。險些兒錯怪了你。我今問你。那起課的先生。叫

他讓親因問冷絳雪道。還是城裡還是鄉間。畢竟定要甚麼人家好。冷絳雪道。人家總不論。城裡鄉間也不拘。只要他有才學。與我或詩或文對做。若做得過我。便嫁他。若做不過我。便是舉人進士。國戚皇親。却也休想。冷大户因女兒有此話在心。便時時留心訪求。今日恰聽見媒人說。宋信是個才子。因想道。我女兒每自誇詩文無敵。却從無一人考較。不知是真是假。這姓宋的。既與知府鄉宦往來。定然有些才學。怎能發請他來考較。一考較便見明白。尋思無計。只得回家與女兒商量道。我今日訪着一個才

子。姓宋。是山東人。大有聲名。自以縣以及滿城士大夫。俱與他相交。做得詩文。壓倒天下。我欲請他來與你對做。或者他才高。有此緣法也未可知。只是他敲價赫。一時怎肯到我農庄人家來。若去請他。恐亦徒然。冷絳雪道。父親若要他來。甚是容易。何必去請。冷大户道。我兒又說大話了。請他尚恐不來。不請如何。轉說容易。冷絳雪道。只消三指濶一條紙兒。包管立遣他來。冷大户笑道。他又不是神將鬼仙。怎麼三指濶一條紙兒。便遣他得來。莫非你會畫符。冷絳雪也咲道。父親不必多疑。待孩兒寫來。與父親看。

甚姓名。楊科道人都不知他的姓名。只因他挂着一面牌。上寫賽神仙三字。人就順口叫他做賽神仙。說罷便再三謝了蘇友白。并眾人領着妻子。從舊路上揚去了。蘇友白走出廟來。上了馬。一頭走。一頭想道。我蘇友白聰明一世。懺撞一時。我此行。雖因叔命原為尋訪佳人。這賽神仙。他既曉得我為婚姻出門。必然曉得我婚姻在何處。我放着現消息不去訪問。却向無踪無影處去尋覓。何其愚也。今天色尚早。不如赶到白容鎮土。見了賽神仙。問明婚姻。再到船上。未為遲也。主意定了。遂勒轉馬頭。向西南楊科去的路。上趕來。只因此一去。有

分教是非准理博出們佳人生死場中拾回個才子。正是

樹頭風絮亂依空。裡遊絲無定飛。不是多情愛。猛易因春無賴。春吹蘇友白去見賽神仙。問婚姻。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醜郎君強作詞賦人

詩曰。塗名飾行盡黃金。獨有文章不許侵。一字源流千古遠。几行辛苦十年深。百篇價重應仙骨。八斗才高自錦心。寄語膏梁村口腹。莫將佳句等閒吟。

話說蘇友白因要尋賽神仙起課。便不

只怕這幾個字兒。比遣將符錄與靈。說罷遂起身。走到房中。寫了個大紅條子。出來遞與父親。道。只消拿去帖在此人寓所左近。他若看見了。自然要來見我。冷大戶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香錦里浣花園。十二歲小才女。冷絳雪。執贊學詩。請天下真正詩翁。賜教。冒虛名者。勿勞枉駕。

冷大戶看了。笑道。請將不如。激將有理。有理到次日入城。訪知宋信住在瓊花觀裡。就將大紅條子。帖在觀門牆上。照來與女兒說知。收拾款待之禮。以候宋信不題。却說宋信每日與騷人

墨客。詩酒往還。十分得意。這日正喫酒。到半醜。同一個陶進士。一個柳孝廉。在城外看花回來。走到觀門。忽見這個大紅條子。帖在牆上。近前看了。大笑道。甚麼冷絳雪。纔十二歲。便自稱才女。狂妄至此。可咲可咲。陶進士道。他帖在觀門前。是明要與宋兄作對了。更大胆可咲。柳孝廉道。錦香里離城南。只有十餘里。一路溪徑。甚是有趣。我們何不借此前去一遊。就看看這個小女兒。是何等人物。若果有些姿色。才情。我們就與宋兄作伐。也是奇遇。若是鄉下女兒。不知世事。便取笑他一場。未為不可。陶進士道。有理

領失了蘇御史之約。竟策馬望句容鎮上而來。行不上十四五里。不料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此時只好有丈餘在天。上又趕行了二三里。便漸昏黑起來。蘇友白抬頭一望。前面便不見有人家。心下便有几分着忙。到是小喜眼尖。說道。相公且不要慌。你看向西。那條岔路裡一帶樹林。豈不是一村人家。蘇友白道。你怎曉得。小喜用手指道。那樹林裡高起來的。不是一個寶塔。既有塔。必有寺。有寺必定有人家了。蘇友白看了道。果然是塔。就無人家。寺裡也好借宿。便忙策馬望岔路上趕來。到得樹林中。果然是一個村落。雖止有一二百人家。

却不住在一處。或二家。或五家。或東或西。都四散分開。此時天已晚了。家門戶不好去敲。幸得是十二三之夜。正該有月。天便不黑。因望着塔影來尋寺。又轉了一個灣。忽一聲鐘响。蘇友白道。好了。今夜不愁無宿處矣。再行几步。便到了寺門。蘇友白忙下馬來。叫小喜牽着。竟進步入這寺。雖不甚大。却到齊整。潔淨。山門旁種着兩帶杉樹。似疎落有致。蘇友白此時也無心觀看。將到大殿。上正有兩三個和尚在那裡做晚功課。看見有人進來。內中一個年老的。便忙迎將出來。問道。相公何來。蘇友白道。學生自城中來。要往句容鎮上去。不期天

我們明日就去。宋信口中雖然說大話。心下却因受山黛之辱。恐怕這個小女兒又有些古怪。轉有幾分不敢去的意思。見陶柳二人要去。只得勉強道。我在揚州城內城外。不惜重價。訪求才色女子。不知看了多少。並無一個看得上眼。那有鄉間一個小女子。會做詩之理。此不過閒人假寫騙人走遠路的。二先生竟信以為真。陶進士道。我們總是要到郊外閒耍。借此去一遊。真假俱可勿論。柳孝廉道。有理。我明日叫人携酒盒隨行。只當遊春。有何不可。宋信聽了。見陶柳二人執意要去。想道。此女縱然有才。鄉下人

不過尋常。難道又有一個山黛不成。諒來這兩首詩。還做得他過。便放了胆。笑道。我們去是去。只怕還要笑殺了。陶進士道。古人賭詩。旗亭令人驚喜。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柳孝廉道。有理。大家入觀遊賞了半晌。別約定次日。果然備了酒盒。騎馬同出南門。一路上尋花園。柳只到傍午。來到香錦。問人。這花園在那。村人答道。這花園乃冷大戶家。與女兒住的花園。就在前邊。過了石橋。便是。宋信聽見說女兒。便問道。聞說他女兒。纔十二歲。大有才學。可是真麼。村人道。真不真。我們鄉下人。那裡曉得。相公你但想

色晚了。趕不到。欲在室刹借宿。一宵萬望見留。那和尚道。這個使得。遂一面叫人替小喜牽了馬後邊去。就一面叫人掌燈。遂將蘇友白請到方丈裡。二人見了。禮坐下。那和尚道。敢問相公高姓。蘇友白道。學生姓蘇。和尚道。這等是蘇相公了。不知要到句容鎮上。有何貴客。蘇友白笑道。學生因家叔上京復命。船在江口。差人來接學生。同去。學生到了半路上。偶聞得句容鎮上。有個養神仙。起課甚靈。欲要求他起一課。故偶然至此。和尚道。令叔榮任何處。蘇友白道。家叔是巡按湖廣。回來復命。和尚道。這等蘇相公是貴人。了。夫敬失敬。遂吐道。

收拾晚齋。蘇友白問道。老師大號和尚。道。小僧號靜心。蘇友白又問道。室刹這等精潔。必定是一村香火。了。但不知還是古跡。還是新建。靜心道。這等叫做觀音寺。也不是古跡。也不是一村香火。乃是前邊錦石村白侍郎的香火。造造的十八九年。蘇友白道。白侍郎為何造于此處。靜心道。白老爺只因無子。與他夫人極是信心。好佛發心。造這一座寺。供奉白衣觀音。要求子嗣。連買田地。也費過有一二千金。蘇友白道。如今有了兒子麼。靜心道。兒子雖沒有。他頭一年造寺。第二年就生一位小姐。蘇友白道。道真說生一位小姐。便生十位小姐。却

鄉下人的模樣。好也有限。不過冷大戶有幾個村錢。自家賣弄。好扳人家來做親。宋信聽了。道說得有理。自有了這句話入肚。一發胆大了。便同陶柳二人步過石橋。將到門口。却在洋匣中取出一帖。寫山東宋山人同陶進士。柳孝廉訪小才女談詩。叫一個家人先送進去。此時冷絳雪料宋信必來。已叫父親邀了鄭秀才。備下款待。等候。見傳進條子來。便即男兩個同出來迎接。見了三人。鄭秀才道。鄉農村戶。不知三位老先生降臨。有失迎候。宋信道。偶爾尋春。聞知才女之名。唐突奉候。因恐不恭。不敢投刺。一邊說

一邊就揖拱到堂。賓主禮畢。坐定。獻茶。大家道。知姓各來。信便對冷大戶說道。昨日見令夢條。示方知幼年有此高才。故特來求教。鄭秀才代冷大戶答道。舍甥女小。弱女怎敢言才。但生來好學。恐孤陋寡聞。故作狂言。方能祇請高賢降臨。陶進士道。兄不必謙。既係詩文一脈。之雅可請令甥女一見。鄭秀才道。舍甥女自當求教。但三位老先生遠來。願少伸飲食之懷。但不知野人之芹。敢上獻否。陶進士道。主人盛意。本不當辭。但無因而攬。未免有愧。鄭秀才道。既蒙不副。請小園少憩。遂起身邀到浣花園來。只見

也。弄不得一個兒子。靜心道：蘇相公不是這般說。若見白老爺，這位小姐便是十個兒子，却也比他不得。蘇友白道：却是為何？靜心道：這位小姐，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自不必說。就是描寫刺繡樣，精工還不等他。長處最妙，是古人書史無所不通。做來的詩詞歌賦，直欲壓倒古人。就是白老爺做的文章，往來要他刪改。蘇相公你道世上人家，有這等一個兒子麼？蘇友白聽見說出許多美麗，不覺身體蘇蕩，神魂都把捉不定。又問道：這位小姐，曾嫁人否？靜心道：那裡有個人可嫁他？蘇友白道：這小姐，豈是富貴人家？靜心道：就沒

個門當戶對的。為何便沒人嫁？靜心道：若要富貴人家，便容易了。白老爺却不論富貴，只要人物風流，才學出眾。蘇友白道：這倒也。還容易。靜心道：蘇相公還有一個難題，目下是來求親的，或詩或文，定要做一篇。只等白老爺與小姐看中了，意方纔肯許。偏生小姐的眼，暗文高。做來的詩文，再無一個中他意。所以耽擱至今，一十七歲了。尚未曾經許人家。蘇友白道：原來如此。心下却暗喜道：這段姻緣，却在此處。不一時，道入排上。痛來。二人喫了靜心道：蘇相公今日出此辛苦，只怕要安寢了。便拿了燈，送蘇友白到一間潔淨客房裡，又燒了一炒

山鋪青影，水漲綠波。密柳垂黃，纔之陰。樵花分繡戶之色，曲徑逶迤。三主不已，穿廊曲折。九、還多。高閣留雲，晴窗白雲。重坐月，疎簾捲。燕放歸，紫燕忽聞。鶯青松石上，棋敵而琴清。紅兩花前，茶香而清美。小圃行遊，雖不數。輞川名勝，一即自是。亦何殊。金谷風流。三人見園中風景清幽，位置全無俗韻，便也不敢以野人相視。元來款待，是極點端正的。不一時，杯盤羅列。大家痛飲一回。鄭秀才見舉人進上，皆讓宋信首坐。必定有此來歷。因加意奉承。道：聞宋老先生，越遊京師，各動表下。這窮鄉下

邑，得邀龍臨，真萬分僥倖。宋信道：才人持履，所不可。古人說：上可與玉皇同居，下可與乞兒共飯。此正是吾輩所為。鄭秀才道：聞寶府尊與老先生莫逆。宋信道：老實不過是仕途上往來朋友。怎與我稱得莫逆。鄭秀才道：請問誰與老先生方是莫逆。宋信道：若說泛交，自山相公以下。公卿士大夫，無人不識。若論詩文莫逆，不過濟上李于鱗、雲間王鳳洲、昆弟新安吳寧松、汪伯玉數人而已。鄭秀才滿口稱贊，陶進士道：主人盛意已領了。乞收過。請令甥女一教，也不枉我三人來意。鄭秀才道：既是這等說，且撤去待



好香又泡了一壺苦茶放在桌上。只看蘇友白睡了。方纔別去。蘇友白因所這一篇話要見白小姐一面。只管思量。便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只得依舊穿了衣服起來推窗一看。只見月色當空。皎潔如畫。因叫醒了小童。跟出寺門來。問心一來。月色甚佳。二來。心有所思。不覺沾着一帶杉影。便走離寺門。有一箭多遠。忽聽得有人哄語。蘇友白仔細一看。却是人家一所在院。又見內中桃柳芳菲。便信着步走將進來。走到院子邊。往裡一張。只見有兩個人在那裡。一邊喫酒。一邊做詩。蘇友白便立住脚。躲在窗外。聽他只見一個穿白的說道。老張這個

迎報

枝字前虧你押。那個穿綠的說道。枝字的還不。打緊。只這意思。是個險韻。費了心了。除了我老張。再有那個押得來。穿白的道。果然押得妙。當今才子。不得不推老兄。再做完了這兩句。却親事便穩。穩有几分指望了。穿綠的便不着頭想了。又想吟了。又吟。只吟啣了半晌。大叫道。有了。有了。妙得緊。妙得緊。慌忙拿筆寫在紙上。遞與穿白的看。穿白的看了。便拍手打掌。笑將起來。道。妙。真個字字俱學老杜。不獨能押得穩。當且結得有許多感慨。老兄之高才。小弟所佩服者也。穿綠的道。小弟詩已成。佳人七分到手。兄難道就甘心罷了。穿白的道。小

舍甥女請教過。再叙罷。大家道妙。遂起身開步以待。鄭秀才入內。見冷絳雪道。今日此舉。也太狂妄了。這姓宋的。大有來歷。王世貞。李攀龍。都是他的詩友。你莫要輕看。出去相見時。須要小心。不然。被他考倒。便沒趣了。冷絳雪微笑道。王世貞。李攀龍。便怎麼。母舅請放心。甥女決不出醜。這姓宋的。若果有二三分才學。還想得他過。若是全然假冒。敢於輕薄甥女。母舅須盡力攻擊。使假冒者不敢再來。囪帳。鄭秀才哄道。你怎麼算到這個田地。說罷。便同到園中來相見。宋信三人迎著一看。只見冷絳雪髮挽披肩。淡粧

素服。如瑶池玉女一般。果然是鶯嬌燕乳。正雛年。斂萼含香。更可憐。莫怪文章無骨肉。請來元是掌書仙。三人看了。俱暗相驚異。陶彬以為吾輩縉紳。陶秀亦未有此。何等鄉人。乃生此尤物。宋信更加駭然。以為舉止行動。死然一個山黛。只得上前相見。冷絳雪深歛衽而拜。道。村農小女。性僻文墨。奈山野孤陋。苦無明師。故狂言招致。意在真正詩翁。怎敢勞重名公貴人。陶進士與柳孝廉同說道。久聞冷姑大才。自愧草句腐儒。不敢輕易造次。今因宋先生詩高天下。故相陪而來。

第廿日詩興頗豪。今夜被兄壓倒。再做出不出且喫几杯酒睡一覺。弄弄精神。却苦吟一首與兄爭衡。穿綠的道。見既要喫酒待小弟再托此詩高吟一遍。而老兄聽了。下酒何如穿白的道。有趣有趣。穿綠的道。高吟道。

楊柳遇了春之時。

生出一枝又一枝。

好似綠柳上挂。

恰如金線條裡垂。

穿白的聽了。也不待吟完。便大聲叫起來。道。妙得真妙。得甚。且賞一杯。再吟。遂斟一盞酒。遞與穿綠的。喫穿綠的歡喜。道。這接連手來。一飲而乾。又太言。續吟道。

吟道。

亦發可吟。

穿魚正好漁翁喜。

打馬不動奴僕思。

有朝一日乾枯了。

一担柴挑在馬絲。

穿綠的吟罷。穿白的贊美不已。蘇友白在窗外听了。忍不住大發笑。將起來。二人聽見。忙趕出窗外來看。見了蘇友白。便問道。你是何人。却躲在此處。吟我們蘇友白答道。學生偶再看月到此。因聞佳句清妙。不覺手舞足蹈。失敬張笑。多得罪了。二人看見蘇友白一表人物。說話又有趣。穿白的道。比原來也是個知音。有趣的朋友了。穿綠的道。既是個妙。

第六回

得觀仙姿實為僥倖。宋信見冷絳雪出言吐語。伶牙利齒。先有三分懼怯。不敢多言。只喏。而已。拜罷。分賓主坐下。鄭秀才遂命取兩張書。寫宋信與冷絳雪。面前各設一張。上列文房四寶。鄭秀才道。既蒙宋老先生降臨。誠為奇遇。自然要留題了。令甥女殷。求教。未免也要獻醜。但不知是如何命題。宋信道。酒後非作詩之時。今既已來過。主人相識。便不妨重過。容改一日早來。或長篇。或古風。或近体。或絕句。或排律。或歌行。率性作幾首。以見一日之長。何如。冷絳雪道。詩酒百篇。太白高風千古。怎麼說。酒後非作詩之時。宋信道。酒後做是做得。只怕終有些濟州。不如清醒白醒。細。做來。有些滋味。冷絳雪道。子建七步成詩。千秋佳話。那有改期之理。鄭秀才道。甥女不是這等說。想是宋先生見我村生人家。未必知音。故不欲輕作。且請宋先生先出一題。待做一首。請教。若有可觀。或者拋磚引玉。也不可。陶柳二人道。這個有理。冷絳雪道。既是二位大人以為可。請詩翁賜題。宋信暗想。道。看這女子。光是。又是一個磨牙的。若即景題。情他在家拈弄慣了。必能成篇。莫若將咏物雜題。難他一難。忽抬頭見天上有人家放的風箏。

第六回

三三

人便同坐一坐何如便一手將蘇友白  
扯了同進亭子中來蘇友白說道小弟  
怎好相擾穿綠的道四海皆兄弟這個  
何妨遂讓蘇友白坐下叫小的斟上酒  
來因問道兄尊姓大號蘇友白道小弟  
賤姓蘇表字蓮仙敢問二位長兄高姓  
大號穿白的道小弟姓王賤號個文章  
之文卿相之鄉因指着穿綠的道此位  
是兄尊號叫做軌如乃是散鎮第一個  
財主而兼才子者也這個花園便是軌  
如兄讀書的所在蘇友白道這等失敬  
了因問道適聞佳句想是咏新柳詩了  
張軌如道蓮仙兄這等耳聰隔著窗子  
便聽見了咏便是咏新柳只是有許多

雅處蘇友白道有甚雅處張軌如道最  
難是要和韵因此小弟費尽心力方得  
成篇蘇友白道首唱是誰人要兄如此  
費心張軌如道若不是個妙人兒小弟  
焉肯如此費心蘇友白道既拜二兄相  
愛何不一發見教王文卿道這個詩兒  
甚有趣容易說不得的兄若要吟可與  
三大杯酒便說與兄聽張軌如道有理  
有理遂叫人斟上酒來蘇友白道小弟  
量淺吃不得許多王文卿道要听這趣  
話兒只得勉強吃了蘇友白听了只得  
喫了三大杯張軌如道蘇兄是個妙人  
與你聽罷這首原唱乃是前村一個  
苗小姐做的那小姐生得賽西施

因用手指着道就是他罷限七言近体一首冷  
絳雪看是風箏想道細看此人必非才子莫若  
借此題說請他几句看他知也不知因磨墨擘  
毫深半盞茶時早已寫完叫鄭秀才送與三人  
看三人見其敏捷先已驚倒展開一看上寫道  
咏風箏

巧將禽鳥作儀容 哄騙愚人與小兒  
篋片作胎輕且薄 遊花塗面假為奇  
風吹天上空搖擺 線繫人間沒轉移  
莫嘆脚跟無實際 眼前落得燥虛脾  
陶柳二人看見字俱從風箏打觀到宋信身

上大有遊戲翰墨之趣又寫得龍蛇飛舞俱  
掌稱快道好佳句好佳句風流香艷自名才女  
不為過也宋信看見明之說謂于已欲要認真  
又怕裝村欲要忍耐又怕人笑急得滿面通紅  
只得說道詩貴風雅此油腔也甚麼佳作陶柳  
二人笑道此詩戲也油戲為風雅而風雅特  
甚宋先生還當耐且冷絳雪道村女油腔誠所  
不免以宋就正大方耳今蒙宋詩翁以風箏賜  
教胸中必有成竹何不亦賦一律以定風雅之  
宗宋信見要他也作風箏詩着急道風箏小題  
目只好考試小兒女吾輩豈可作此鄭秀才道

王嬌十分美貌。有誓不嫁俗子。只要  
是個才子。詩詞歌賦。敵得他過。方絕肯  
嫁。前日因到蘓音寺裡燒香。此新柳動  
情。題了一首新柳詩。暗在佛前禱  
祝道。若有人得他的韻來。便情願嫁  
他。因此小弟與老王。在此揀着性命苦  
吟。小弟幸得和成這婚姻。已有几分想  
與蘇兒你這好麼。蘇友白聽了。明知就  
是白侍郎女兒。却不說破。只說道。原來  
如此。敢求原韻一觀。張軌如道。蘇兒要  
看詩。再喫三大杯。蘇友白道。待小弟看  
了。喫罷。張軌如道。也罷。罷。只是看了  
要喫便去。拜匣裡金將出來。遞與蘇友  
白。蘇友白看開一看。却是抄過的舊稿。

蘇友白看新柳詩一首道。

綠淺黃深二月時  
傍簷臨水一枝人  
舞風無力纖人挂  
待月多情細雨垂  
嫩柳未堪持贈別  
參差已是好相思  
東皇若識儂青眼  
不負春深几尺絲。

蘇友白看完了一遍。驚訝道。天下怎有  
這般高才女子。可不令世上男人羞死。  
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又釋手。張軌  
如道。蘇兒也看罷了。這三杯酒。难道不  
值。這蘇友白道。若論這首詩。便

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題。不拘何題。賜教一  
首。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陶柳二人道。此論  
有理。宋先生不必過辭。宋信没法。勉強道。非是  
不做。詩貴適情。豈有受人縛束之理。既二位有  
命。安敢不遵。就以今日之遊為題。何如。陶柳道。  
甚妙。宋信遂展開一幅箋紙。要起草稿。研了墨。  
拿着一枝筆。剛寫得春日偕陶先達柳孝廉城  
南行遊。偶過冷園留飲。一行題目。便提筆沉吟。  
半晌。不成一字。陶進士見其苦澁。大家默坐。  
待。更覺沒趣。只得叫家人拜匣中取一柄金扇。  
親自遞與鄭秀才。道。令甥女寫作。俱佳。欲求一  
揮。以為珍玩。不識可否。鄭秀才接了。道。這何  
妨。因接付與冷絳雪。冷絳雪道。既承台命。并乞  
賜題。陶進士喜道。若出題又要過費佳思。于衷  
不安。冷絳雪道。無題則無詩。何以應教。陶進士  
大喜道。妙論自別也。罷。粗扇那邊。画的是一双  
燕子。即以燕子為題。何如。冷絳雪聽了。遂提起  
筆。一揮而就。隨即叫鄭秀才。送與陶進士。陶進  
士看見墨跡淋漓。却是一首七言絕句。上寫道。  
寒便辭人暖便歸。啖他燕子計全非。  
綠陰如許不留宿。却傍人家門戶飛。

陶柳二人看了。又看。讀了。又讀。喜之不勝。道。這

是三百杯也該喫。只是小弟量窄奈何。三文御道。請蘇兄玩之。有味必長於此。若和得一首出便免了這三杯酒罷。張就如此道。三杯酒不喫。到去做一首詩。蘇兄難道不學。蘇友白道。小弟實是學不得。如不得已。到情願杜撰几句。請教龍王。文卿笑道。何如我看蓮仙兄。有几分詩興。發作了。遂將筆硯移到蘇友白面前來。蘇友白一時詩興發作。提起筆來。蘸上墨。就在原稿上和韵一首道。

風最警。雨最眩。

想若長就六朝枝。

西橋樹。海詩魂瘦。

情苑春。憐舞影垂。

拖地黃金應自惜。

漫天白雪為誰累。

流鶯若問情長無。

請聽青上一樹絲。

蘇友白寫完了。便遞與二人道。勉強應教二兄休得見笑。二人看見蘇友白筆也不停。想也不想。便信手頃刻做完了。一首詩。竟寫得驚駭。接過來讀了兩遍。雖不深知其妙。意味念來却十分順口。不似自家的。七知八拗。因稱贊道。蓮仙兄原來也是一個才子。可敬。蘇友白道。小弟才學。怎得如張兄字。金生張詩。弟道。仙兄不要太謙。小弟也

般敏捷奇才。莫說女子中。從不聞不見。即有名詩人。亦千百中沒有一個真令人敬服。柳孝廉看了動火。也取一柄金扇。送與鄭秀才。這陶先生已蒙令甥女。賜教學生。大胆亦欲援例。奉求萬望。慨諾。鄭秀才道。使得。但須賜題。柳孝廉道。粗扇半邊。亦有四。在上面。即以画圖為題可也。鄭秀才道。與冷絳雪。冷絳雪展開一看。見那半邊。却是一幅高士圖。因捉筆題詩一絕道。

穆叔高。况一杯酒。叔夜清風三尺桐。

不論鬚眉除去骨。布衣何處不王公。

冷絳雪寫完也。叫鄭秀才送還。陶柳二人爭奪

而看見二詩詞意俱取。取宋信稱贊不已。再正

看宋信尚。孤耳撓。腮在那裡苦掙。二人忍不住

走到面前。說道。宋兄佳作。曾完否。宋信正在苦

吟。不就。急得沒擺佈。又見冷絳雪寫了兩把扇

子。就如風捲雲一般。毫不費力。又見陶柳二人

交口稱贊。急得他寸心如火。心下越急。越做不

出。欲待推醉。又吃不多酒。欲待裝病。又倉卒中

裝不出。只得低著頭。苦掙。不期陶柳看不過。又

來問。沒奈何。只得應道。起句完了。中聯結句尚

要推敲。陶進士道。宋兄平日尚不如此。為何今

日這等艱難。莫非大巫見小巫。麼。宋信道。真也

是從來不曾輕易稱羨人的。這首詩果  
然和得極捷而妙。蘇友白道：張兄佳作  
已領教。王兄妙句，還要來求教。生文卿  
笑道：心為太白詩興不發，只待明日見  
小姐。俊選蘇友白道：王兄原來這等  
有深意，但不知這小姐等間得見一面  
麼？王文卿道：兄要見他，一見也不難。只  
是那小姐才甚高，只怕兄這一首詩還  
打他不動。元若有異，再和得一首小弟  
與張兄便領兄一而去見蘇友白道：王  
兄不要失信。張軌如道：王兄最是真誠  
君子，小弟可以保得。只要蘇兄做得  
出，蘇友白此時也有七分酒，又一心  
思想白小姐，便不禁詩興發，提起筆

來，又展開一幅箋紙，任意揮灑，不消半  
刻，早又和成一首新柳詩，遞與二人看。  
二人看見蘇友白這等敏捷，都嚇呆了。  
口中雖不言，心下都暗想道：這纔是  
真正才子了。再細看，展開一看，只見上  
寫着：

綠裡紅衣正得時，  
天涯羞殺杏桃枝。  
已添深恨猶間挂，  
揉斷柔魂不亂垂。  
嫩色陌頭應有悔，  
西眉窓下豈無思。  
如何不待春蚕死，  
葉上枝上自止絲。

作怪今日實小沒興。冷絳雪微吟道：楓葉長江  
冷一句，傳美千古佳句，元不在多。宋詩翁既有  
起句足矣，乞借一觀。宋信料做不完，只得借此  
說道：既要看，就拿去看。也不妨。鄭秀才遂走到  
案前取了，遞與冷絳雪。冷絳雪接看，一看只見  
上面統寫得兩行，一行是題目，一行是起句道：  
結伴尋春到草堂。主人愛客具壺觴。  
冷絳雪看了，只咲道：這等奇思異想，怪不得  
詩翁費心。真要過于勞客，待我續兒了罷。就  
提起筆來，續上六句道：  
一枝班管千觴車，半幅花箋百丈長。

心血吐完終苦澁。長此鬚眉斷，只言非常。  
詩翁如此稱風雅。車載還須動斗量。  
寫完，仍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陶柳看完，忍不  
住吟：大咲。羞得宋信通身汗下，撒耳通紅，不  
覺惱羞變怒，大發發作道：村庄小女，怎敢如此  
放肆。我宋先生，遨遊天下，任是名公鉅卿，皆讓  
我一步，豈肯受你們之辱。冷絳雪道：賤妻何敢  
辱詩翁，自取辱耳。因起身向陶柳二人深拜，  
辭道：二位大人，在上，本該侍教，奈素性不耐煩，  
劇避濁俗如仇。今濁俗之氣，冲人欲倒，不敢不  
避。幸二位大人諒之，拜罷。竟入去了。宋信聽見

二人讀完了。便一齊拍案道：好詩好詩！真做得妙。蘇友白道：醉後狂言何足挂齒。那白小姐若有可見之路，還要仗二兄挈帶。王文卿道：這個一定到不曾請教的。肯兄不似這村裡人，貴鄉何處？因甚到此。今寓在何處？蘇友白道：小弟就是江陵人，欲往句容鎮做此勾當。因天色晚，日寓在前面觀音寺裡。偶因步月，幸遇二兄。張軌知道原來就是金陵人，隔不得數十里之遙，原是同鄉。若鄉談，還做得同年。着哩。因問道：晉城中吳翰林諱珪的，兄相認麼？蘇友白道：是吳瑞菴了。張兄問他怎的？張軌知道小弟久慕他，尚有意欲拜在他門下。故此問及蘇友白道：認是認得的，只是與小弟有此不睦。張軌知道，却是為何？蘇友白道：他有個令愛，要招小弟為婿。小弟因見他人物中，不肯應承。故也不悅。張軌知道原來如此。王文卿道：我就說兄是京城人物，若是別方小郡縣，那有這等高才兒。既寓在觀音寺，一發妙了。明日好去同見小姐。蘇友白本待要明早到句容鎮上起了課，還趕到叔子船上。去因聽說白小姐能鼓一見，便把去的念頭，丟在一邊。只管小姐長小姐短。二人面前叮囑。二人也一心想着。便也不覺厭煩。你一句，我一句，到說得有興。又移了酒到月下，來啣查喫得大。

一發大怒道：小丫丫頭，怎這等輕薄。可惡。鄭秀才笑道：宋先生請息怒。舍甥女固傷輕薄。宋先生也白失檢點。宋信道：怎麼是我失檢點。鄭秀才道：前日舍甥女報條上原寫得明白。請真正詩翁賜教。冒虛名者，勿勞枉駕。宋先生既做詩這等繁難，就不該來了。說罷掩口而笑。宋信又被鄭秀才揀白了儿句，羞又羞不過，氣又氣不過，紅着臉拍案亂罵道：可惡，可惡。鄭秀才又笑道：詩酒盤桓，斯文一脈，何為發此惡酸。陶柳二人見宋信沒趣之極，只得起身道：才有短長，宋兄我們且去。有興再來，未為不可。宋信軟

及蘇友白道：認是認得的，只是與小弟有此不睦。張軌知道，却是為何？蘇友白道：他有個令愛，要招小弟為婿。小弟因見他人物中，不肯應承。故也不悅。張軌知道原來如此。王文卿道：我就說兄是京城人物，若是別方小郡縣，那有這等高才兒。既寓在觀音寺，一發妙了。明日好去同見小姐。蘇友白本待要明早到句容鎮上起了課，還趕到叔子船上。去因聽說白小姐能鼓一見，便把去的念頭，丟在一邊。只管小姐長小姐短。二人面前叮囑。二人也一心想着。便也不覺厭煩。你一句，我一句，到說得有興。又移了酒到月下，來啣查喫得大。

攤做一堆。那裡答應得出。鄭秀才又笑道：宋先生正在氣頭上，今天色尚早，且屈二位老先生再坐一回。奉杯茶候宋先生氣平了，再行未遲。因叫人烹上好的佳茗送上。陶柳二人遜謝道：只是太擾了。茶罷，冷大户又捧出攢盒來，小酌再三。殷勤奉勸。陶柳二人歡然而飲。宋信止是不言不語。冷大户忙斟一杯送與宋信道：宋先生不必着惱。小女年幼，有言不到之處，乞看老僕薄面罷。宋信滿臉羞一肚氣，洗又洗不去。發又發不出。及見冷大户滿臉陪笑，懇懇勸酒。沒奈何，只得接着說道：令愛縱然聰明，也不該輕

家醪酌方纔起身。王文卿張執如直送出園門。蘇友白臨行又囑付道。明日之約。千萬不可忘了。二人嘆道。記得記得。二人別了。此時有三更時候。月色轉幽。蘇友白照舊路回到寺中。去聽心下暗想。道我只道佳人難得。尋遍天涯。未必能有不料。纔走出門。便訪有說落。可謂三生有幸矣。又想到。訪便訪着。只恐明日未必能與弄成一個虛相思。却將奈何。又想到。既有了人。便踏湯赴火。也要求一見。今在這裡安可。想然而去。左思右想。不能成寐。直到五更時候。方纔睡去。正是

情加野馬下長川。

美色無端又着鞭。

若要絲繩收得定。

除非花裡遇婬娟。

按下蘇友白不題。却說蘇御史見承差來回復說。蘇友白隨後就來。滿心歡喜。不多時。又見行李來。不勝分付。家人道。晚飯且不要拿來。候大相公來了。一同與蘇御史等到點燈也不來。又等了一會。離樓成鼓。已是一更。蘇御史想道。此時不來。想是家中事務未嘗定得。一定明日早來。遂自家喫了夜飯去睡。到次日。又不見來。只得仍叫承差飛馬去接承差去了一日。回來稟道。小的到大相公家裡。他家一個老管家說道。昨日一邊

薄手我冷。大戶道。老僕止生此一女。過于愛護。任他拈弄筆墨。自誇才學無敵。老僕又是個村人。不知其中滋味。今聞宋先生乃天下大才。人欽服。反被小女輕薄。這等看起來。小女的才情。到不是虛冒了。只是小孩子家。沒涵養。不該輕嘴薄舌。訛謔宋先生。實得罪。還望陶翁與柳相公。勸十二。說得宋信。臉上青一塊。紅一塊。拿着杯酒。放不得喫不得。自進士因問冷大戶道。令愛曾有人家不冷。大戶道。因擇婿太難。故尚去有人家。柳孝廉道。要嫁何等女婿。冷大戶道。小女有言。不論年紀大小。不論人之好醜。

不論門戶高低。只要才學與小女相對得。便

可結親。今日宋先生這等高才。被他考倒。再叫老僕何處去尋訪。豈不是個難事。陶進士道。元來如此。鄭秀才道。請諸休題。且請暢飲。與宋先生撥悶。他郎舅二人冷一句。熱一句。有說得宋信。面皮都要括破。陶柳方纔推宋信起身辭謝而去。宋信這一去。有分教。風波起於葦菲。繭口直接錦心。不知宋信如何起誓。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道路上美濃湯美

詞曰。利器小盤根。駿足輕遠思。猛雨狂風欲



行李出門。邊就騎馬來了。不知為何不到蘇御史聽了大驚心下想道莫不是到娼妓人家去了。因叫昨日行李的家人來問道你相公聞聲在家與甚人往來莫非好嫖賭麼家人稟道相公從來不嫖不賭聞時只愛的是讀書。看花朝月夕。做此詩詞。賦與几杯酒。便是他取樂的事。擡年不與兩個朋友往來。近因黜退了為才。連朋友往來前也稀疎。蘇御史道你相公既肯讀書又不嫖賭為何到把香不熱人家。道只為前日學院來。考子一個案首。有一個鄉官家愛相公的大學。便與招相公為塔。相公不知何故抵死不從。那鄉官

惱了。竟與學院說知。不期學院與鄉官恰是同年同門。連學院也惱起來。因此就把一個秀才白弄弄了。蘇御史听了。則嗟呀不已。又差人分頭各處探尋。自找尋了三四日。竟無踪跡。沒奈何只得悵開船而去。正是

亡羊今古歎多岐。  
失馬從來不易知。  
誰道貪花蜂蝶蝶。  
已隨春色到高枝。  
不知蘇爰白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惜道名才子遺珠

詩曰一段姻緣一段魔。豈能容易道

第七回

卷二

如花轉放花枝起。○人喜結同心才喜逢。知己莫訝人生面。疎點。相思矣。右調小 話說宋信受冷絳雪一場羞辱。回家便覺陶柳。二人的情意都冷淡了。心下氣苦。暗想道我在揚州城裏。訪過多少女子。要他寫幾個字。鬼便千難萬難。怎冷家這小了頭。纔十二歲。便有這樣才學。托做詩。只當寫帳簿一般。豈不又是。一個山黛。我命中的災星。難星。誰知都是些小女兒。若說山黛的禍根。還是我挑撥曼文物起的。就是後來。契管也還氣得他過冷家這小了頭。竟將一張報條帖在瓊花觀門牆上。豈非明。

來尋我的營。端叫我怎生氣得他過。又相道。莫若將山相公要買婢之事。與老實商量。要他實了。送與山相公。一來可報我之仇。二來為老實解怨。三來可為我後日進身之階。豈不妙。以我將這小了頭弄得七死八活。絕曉得我老宋的。手段算計定了。到次日。來見實。知府將冷絳雪辱他之事。細與說一番。要求實。知府為他出氣。實國道他得罪于你。却無人告發。我怎好平白去拿他。宋信道也不消去拿他。我前日出京時。山相公要買識字之婢。伏侍女兒。再三托我。一到揚州。即四境搜求。並無一人。不期這

第七回

三

請和好。范寬見開詩少。明日。蘇漢  
飲處。多色。朋才。情。備。皆。惡。如。一。說  
口。最。風。波。纏。思。不。獨。人。生。已。天。意  
如。豈。具。奈。何

話說張執如因一時醉後。高興。便沒心  
把白小姐的事情。都對蘇友白說了。後  
見蘇友白再三留意。又見和詩清新。到  
第二日。起來。思想。轉來到。有。几。分。不。快  
因。走到。亭子。裡。來。與。王。文。卿。商。議。只。見  
王。文。卿。蓬。著。頭。鬢。剪。着。手。在。亭。中。走。來  
去。去。像。有。心。事。的。張。執。如。見。了。道。老。生  
你。想。其。甚。至。文。卿。也。不。答。應。張。執。如。走  
到。面。前。王。文。卿。惱。着。臉。道。我。兩。個。聰。明  
人。為。何。做。出。這。糊。塗。事。來。張。執。如。道。知

是。為。何。王。文。卿。道。昨。夜。那。個。姓。蘇。的。又  
非。親。又。非。故。不。過。一。時。乍。會。為。何。把。真  
心。話。都。對。他。說。了。况。他。年。又。少。人。物。又  
生。得。俊。秀。詩。又。做。得。好。若。同。他。去。却。不  
是。我。們。替。他。做。贅。頭。下。張。執。如。道。小  
弟。正。在。這。裡。拘。悔。來。與。你。商。議。如。公。却  
怎。生。區。處。王。文。卿。道。說。已。說。出。了。沒。甚  
計。較。挽。回。張。執。如。道。昨。夜。我。也。醉。了。不  
知。他。的。詩。畢。竟。與。小。弟。的。何。如。可。拿。來  
再。細。看。一。看。王。文。卿。遂。在。書。案。上。取。下  
來。二。人。同。看。真。個。愈。看。愈。有。滋。味。二。人  
看。了。一。回。面。相。觀。張。執。如。道。這。詩。受  
覆。看。來。到。時。像。是。比。我。的。好。些。我。與。你  
莫。若。竊。了。他。的。一。家。一。首。拿。去。風。光。一

冷。終。雪。年。纔。十二。才。情。學。問。不。減。山。黛。前。日。遇  
見。賣。弄。聰。明。將。晚。生。羞。辱。老。先。生。若。肯。重。價。買  
可。獻。與。山。相。公。上。可。解。前。箇。之。結。下。可。泄。晚。生  
之。憤。誠。一。舉。兩。利。之。道。不。識。老。先。生。以。為。何。如  
實。國。一。道。這。個。使。得。只。是。也。沒。个。竟。自。去。買。之  
理。原。叫。媒。人。來。分。付。待。媒。人。報。出。然。後。去。買。纔  
成。个。官。休。宋。信。道。這。不。難。老。先。生。只。消。去。喚。媒  
人。待。晚。生。囑。托。媒。人。堂。堂。報。名。便。了。隔。了。兩。三  
日。實。知。府。果。然。差。人。喚。許。多。媒。人。來。分。付。道。北  
京。山。閣。下。老。爺。有。一。小。姐。年。纔。十。一。二。歲。是。當  
今。皇。帝。欽。賜。的。才。女。要。與。他。年。紀。相。適。能。通

文。識。字。的。女。子。十。二。個。去。服。侍。他。因。聞。知。揚。州  
人。才。好。昨。行。文。到。此。要。本。府。替。他。選。買。故。喚。你  
們。來。分。付。不。拘。鄉。村。城。市。凡。有。年。近。十。一。二。歲  
通。文。識。字。的。女。子。都。細。報。來。本。府。不。惜。重。價  
聘。買。如。隱。匿。不。報。重。責。不。饒。限。三。日。內。即。報。衆  
媒。人。出。來。各。自。尋。訪。陸。續。來。報。第。二。日。一。個。王  
媒。婆。來。報。江。都。縣。七。都。八。箇。香。錦。聖。冷。新。的。女  
兒。冷。終。雪。年。正。十。二。歲。實。有。才。學。媒。人。不。敢。不  
報。聽。老。爺。選。用。實。知。府。見。了。道。這。個。名。字。便。有  
些。學。問。必。定。可。觀。就。叫。差。人。分。付。道。你。可。同。這  
媒。婆。到。冷。新。家。去。說。當。朝。山。閣。老。爺。聞。知。你。女。兒

風光燥皮一燥皮有何不可。小蘇來尋時只叫小廝回他不在便了。王文卿道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便已有心了。今仔細思量。還有几分不要張軌知道。有甚不妥。王文卿道我看那蘇蓮仙年紀小。也像個色中餓鬼。你我不要同他去。他既曉得踪跡。難道就肯罷了。畢竟要尋訪將去。他若自去。這兩首詩豈不弄重了。一對出來。那時便有許多不妙了。張軌知道王兄所言亦是。却又有詩在此。何不去央那董老官。若見蘇蓮仙來。送詩便叫他一力辭去。不容相見。不與他傳詩。難道怕他飛了進去。不仗王文卿道。此計雖妙。但此詩不傳。

進去裡邊。不回絕他。蘇蓮仙終不心死。到不如轉邀他去。明做一做罷。張軌如忙問道。怎生明做。王文卿道。只消將這兩首詩留起一首。與我將一首寫了。你的名字。却把昨日兄做的轉寫了。蘇蓮仙名字。先暗送與董老官。與他約通。了。叫他只回白老爺不在家。一槩收詩。然後約了蘇蓮仙。當面各自寫了。同送去。董老官回他不在。自然收下。却暗換了送進去。等裡面與他一個掃興。他別處人。自然沒趣去了。那時却等小弟寫了那首送去。却不是與兄平分天下。張軌如听了。滿心欢喜。道好等計。好等計。畢竟兒有主意。只是要速為。

有才。不惜重聘。要討去。陪伴他家小姐。可問明他要多少財禮。本府即如數送來。此乃美事故。不出牌。他若推脫留難。本府就要委江都縣來拿了。差人應了。不敢怠慢。隨即同王媒婆到冷大戶家。說知此事。嚇得冷大戶魂不附體。慌忙接鄭秀才來商議。道這禍事。從那裡起。竟是從天吊下來的。鄭秀才道。不必說了。一定是前日宋信受甥女之辱。他與賣府尊相好。故作此惡。以相報也。冷大戶道。若是宋信作惡。如何王媒婆開報。一面治酒款待差人。一面就扯住王媒婆亂打。道我與你無冤無仇。你為甚開報我。

兒名字。王媒婆先還支吾。後被打急了。只得直說道。冷老爹。不消打我。這是別人叫我報的。冷大戶道。那個別人。王媒婆道。你想。那個曾受你的羞辱。便是那個了。鄭秀才道。何如。我就說是這個小人。不妨事。待我去見府尊。講明這個緣故。看他如何。他若黨謀。我便到察院去告。加有宰相人家。討良善女兒為侍妾的道理。冷大戶道。湏得如此方好。鄭秀才便取了衣巾。同差人來見府尊。正值知府在堂。忙上前稟道。官員的甥女。雖是村庄人家。又不少家。又不少喫。為甚麼肯賣與人家為侍妾。此皆山人宋信為做詩。

之老董那裡却叫那個去好王文卿道  
這個机密事。如何叫得別人須是小弟  
自去只是董老官是個好利之徒須要  
破此錢方纔得底張軌知道謀大事如  
何惜得小費梅二兩頭與他請他事成  
了再謝王文卿道二兩也不少了只是  
這老奴才眼睛其矢恐怕他看不在心  
上裏到如今也說不得了率性與他三  
兩若做的妥帖或者後邊還用得着  
張軌如無法只得忍着痛稱三兩銀  
子用封筒封了就将蘇友白的頭一首  
詩用上好花箋細寫了却落自家名  
字轉將自家的詩叫王文卿寫了作蘇  
友白的却不曉得蘇友白叫甚麼名字

只寫個金陵蘇蓮仙題寫完了王文卿  
并銀子同放在自己袖中逕往錦石村  
來正是

損人偏有千般巧  
利己仍多百樣奸  
誰識老天主張定

千好百巧總徒然

原來這董老官却是白侍郎家一個老  
家人。名字叫做董榮號叫做董小泉為  
人喜的是銀子愛的是酒杯但見了銀  
子連性命也不顧倘若拿着酒杯更頭  
也割得下來。凡人有事央他只消買一  
壺酒一個紙包便進府中匙大匙小的  
事情都說出來就是這新柳詩也是他

七回

卷二

受了甥女之辱故在公祖老爺面前進詭言以  
起黨端公祖老爺明鏡察出狡謀以安良善  
實知府道此事乃山閣下有支書到本府本  
府買侍妾與宋信何干你說宋信進此詭言難  
道本府是聽信詭言之人這等胡講若不看斯  
文面上就該懲治你快去勸冷新將女兒速  
獻與山府雖說是為侍妾只怕在閣老人家為  
侍妾還強似在你鄉下作村姑田婦多矣鄭秀  
才道寧為雞口勿為牛後凡有志者皆然况甥  
女雖一村女然讀書識理通文達禮有才德  
不減古之烈女豈肯以白璧之姿就青樓之列

還求公祖老爺扶持名教勿聽奉權門听信  
言以致燒琴煮鶴實知府聽了大怒道甚麼權  
門甚麼詭言你一個青衿在我公堂之上這等  
放肆他堂上宰相用聘財討一女子也不為過  
叫庫吏在庫上支三百兩聘金同差人交付冷  
新限三日內送冷絳雪到府如若抗違警冷新  
來回話再放生員來纏擾差人重責四十將鄭  
生員逐出去鄭秀才還要爭論當不得皂隸甲  
首亂推亂攘直趕出二門鄭秀才氣狠又嚷  
道這裡任你作得威福明日到軍門按院三司  
各上臺少不得要講出理來如有個為民公祖

第七回

三三

抄與王文卿的這日王文卿來尋他恰好遇着他在府門前背着身子數銅錢叫小的去賣酒王文卿走到他背後將扇兒在他肩頭上輕輕的敲了兩下道小老好只頭董老官忙回身來看見是王文卿便嘆道原來是主相公王相公來下顧自然就與頭了王文卿道要與頭也要在小老身上董老官見口酸是生意上門便打發了小的隨同王文卿走到轉灣巷裡一個小庵來借坐因問道主相公此來不知有何見諭王文卿說道就是前日的新柳詩和成了要勞你用情一二董老官道這不打緊既是新柳詩和成了若要面見老爺只消要

坐一坐老爺今日就要出門赴席只得臨出門時我與你通報一散便好過去相見王文卿道到不消見得老爺只勞小老傳遞一傳遞就好了董老官道這倒一發容易王文卿道果然容易只是要：有此委曲要小老周旋董老官道有甚委曲只怕在下做不來若做得來再無不周旋的王文卿遂在袖裡摸出那兩幅花箋來說這便是和的兩首新柳詩一首是敝相知張相公的一首是個蘇朋友的小老可收在袖裡過一會時他兩人親來送詩煩小老回一稞老爺出門了一槩收詩待他兩人拿出詩來再煩小老將他兩人送來的詩

強買民間子女之事。遂一徑回家與冷大戶說知此事就要約三學秀才同動公堂到南京都察院去告此時冷絳雪已聞知此事因請父親與母親去說道此事若未信借勢陷人實知府買良獄雖到上司理論也理論得過但孩兒自思家父親身教誨有此才美斷不肯明珠暗投輕適於人孩兒已曾對父親說過必才美過於孩兒者方許結絲蘿你想此窮鄉下邑那有才美之人且京師天子之都才人輻輳之地每思一遊苦於無因今既有此便正中孩兒之意何不將錯就錯前往一遊以為立身揚名之地冷大戶道我兒你差了若是自家去遊東西南北由我作主今若受他三百兩聘金就是賣與他下到了京師送入山莊就如籠中之鳥為妾為婢聽他所為豈得由你作主他道：相府莫說選才擇婿萬不能就要見父親也是難的一面說一面就掉下淚來冷絳雪嘆道父親不必悲傷不是孩兒誇口孩兒既有此才美就是面見天子也不致相慢甚麼宰相敢以我為妾以我為婢冷大戶道我兒這個大話難說俗語說得好鉄怕落炉人怕落套從古英雄豪傑到了落難之時皆受人之制况你十二歲小女

冷大戶道我兒你差了若是自家去遊東西南北由我作主今若受他三百兩聘金就是賣與他下到了京師送入山莊就如籠中之鳥為妾為婢聽他所為豈得由你作主他道：相府莫說選才擇婿萬不能就要見父親也是難的一面說一面就掉下淚來冷絳雪嘆道父親不必悲傷不是孩兒誇口孩兒既有此才美就是面見天子也不致相慢甚麼宰相敢以我為妾以我為婢冷大戶道我兒這個大話難說俗語說得好鉄怕落炉人怕落套從古英雄豪傑到了落難之時皆受人之制况你十二歲小女

藏下。却將這三詩傳進與老爺小姐看。便是小老用情下重。老官笑道：這等說起來，想是個極綿包的意思了。既是王相公來分付在下，怎好推辭作難？只憑王相公主意罷了。王文卿來時，在路上已將三兩數內，稱去一兩，隨將二兩頭拿出來，遞與董老官道：這是敝友張相公的一個小柬，你可收下。所說之事，只要小老做得乾淨巧妙，倘或有幾分俸，俸裏有十大塊，在後面哩。董老官接了，包兒便立起身來，笑說道：承貴友盛情，我便同王相公到前，面一個，新開的，酒樓上去領了。他的何如？王文卿道：本該相陪，只是敝友張相公在家候信，還

子。到他相府之中，閨閣之內，縱有撥天本事，恐也不能跳出。冷絳雪道：若是跳不出，便算不得英雄了。父親請放心，試看孩兒的作用，總不至玷辱家門。冷大戶道：就是高無一失，教我怎生放心得下？冷絳雪道：父親若不放，心可央舅舅送我到京，便知端的。冷大戶道：自你母亡後，你在膝下，頃刻不離。今此一去，不知到何日再見。冷絳雪道：孩兒此去，多則十年，少則五年，定當衣錦還鄉。如男子與父親爭氣，然後請輕拋父親之罪。鄭秀才道：甥女若有大志，即自具車馬，我同你一往，能費几何？必借山家之便，於絳雪

要與蘇朋友同來送詩，一刻工夫也耽擱不得了。容改日待小弟再相請罷。老官道：既是今日就要來，連我也不敢喫酒了。真要飲酒，誤他的事情。王文卿道：如此更感雅愛。遂別了董老官。忙來回復張執如。此時張執如已等得不耐煩，看見王文卿來了，便迎出園門，便問道：曲兒那人麼？王文卿道：湊巧，一到他府門前，就撞見了小弟。已與他說通了。因問道：小蘇曾來否？張執如答道：他尚未來。王文卿道：怎麼這時候還不見來？遂入內，停子半晌，只見蘇友白歡喜，帶着坐轎走將來。原來蘇友白只因昨夜思量過度，再睡不着，到天

首，世間男有所不知，甥女久聞山小姐詩文秀美，為天子所重，甥女不信。天下女子更有勝于我的，意欲與他一較。我若自至京師，他宰相閨閣，安能易遇？今借山家之車馬，以往山家，豈不甚便？鄭秀才道：甥女怎麼這等算得定？倘到其間，若有變則如何？冷絳雪道：任他有變，吾才足，以應之。父親與母親，但請放心，不必過慮。冷大戶見女兒堅意要去，沒奈何，只得聽從。就同鄭秀才出來，對差人道：這等沒理之事，本當到上司去講明。不期我甥女情願自去，到叫我沒法。差人道：既是冷姑娘願去，這是絕美之事了。庫

亮轉沉。睡去。所以起來遲了。忙梳洗畢。吃了早飯。隨即到張家園來。恰好兩人正在亭中坐待。三人相見。遇張執如。便問道。蓮仙兄為何此時纔來。蘇爨白答道。因昨夜承兄厚愛。多飲了幾杯。因此來遲。得罪了王文卿。咳。蓮想是不要見白小姐。蘇爨白笑道。若是二兄不要見小弟。也就不見了。張執如道。既要去。也是時候了。不要說閒話。談了正事。王文卿道。小弟詩未成。也是無分。只要三兄快寫了。請去。便還。倘那一個討得好消息。回來好打點酒餚。賀喜。遂在亭中。張執如與蘇爨白展開信箋。各寫了昨夜詩句。藏在袖中。

張執如又換了一件。所新的。衣。叶小厮。備了三匹馬。一同出園門。竟望錦石村來。正是

遊蜂繞樹非無意

蝶蟻拖花亦有心。

樓閣紛春春色。

不知春色許誰侵。

原來白石村到錦石村。相去止有三四里路。不多時。便到了村裡。將到白侍郎府門前。三人便下了馬。步行過來。此時董老官已有心。正坐在門樓下。忽見三人走到。面便立起身來。問道。三位相公何來。王文卿便走上前。指着張蘇二人說道。這兩位相公。一位姓張。一

吏。隨將三百兩。交上道。請冷老爹收。下我們好。回覆官府。冷大戶道。去是去。賜金尚收不得。且寄在庫上。庫吏道。冷姑娘既肯去。為何不叫聘金。冷大戶道。此去不知果是山家之人否。庫吏道。蓮既是要去。怎麼不是山家之人。冷大戶道。這怕未必。你拿去。與老爺。且寄在庫上。候京中信回來。再受也不遲。差人道。這個使得。但冷姑娘幾時可行。冷大戶道。聽憑老爺擇日便了。差人得了信。便同庫吏回覆知府。實知府聽見。肯去。滿心大喜。又與宋信商量。起了張婢的文書。又叫差人寫一封書。內叙感恩謝罪。并款婢

望陞之意。之差四個的當人役。一路護送。又討兩個丫頭。伏侍。又做許多衣服。拿一隻大浪船。直送至張家灣。擇吉日。叫轎迎冷絳雪到府。親送起身。却說冷家親眷。聞知冷絳雪賣與山家。俱走來攔住。道。冷老爹也忒沒主意。你家又不少柴少米。為甚把如花似玉的女兒賣到京中去。冷姑娘有這等不學無術。怕沒有大人家娶去。就嫁個門當戶對的農庄人家。也強似離鄉背井去喫苦。又有的說。冷姑娘年紀小。不知世事。看得來去。就如兒戲。明日到了其中。上不得下不得。那時悔是遲了。你一向我一句說得個

位姓蘇特來求見你家老爺董老官道  
 二位相公早來一刻便好方纔老爺出  
 門赴席去了。有甚說話分付下。能張軌  
 知道也無甚說話因問得老爺要和新  
 柳詩我二人多和成一首特來請教董  
 老官道二位相公既是送詩的只消留  
 下。待老爺回來看過再請相會張軌如  
 回頭晚蘇友白尚議道是留下詩不是  
 等一等面見蘇友白道面見固好但不  
 加可就得回來董老官道今日吃酒只  
 怕回來遲見不成了。王文卿道留下詩  
 也是一樣何必面見二人遂各自將詩  
 攜遞與董老官道老爺回來就煩稟一  
 報董老官道這個自然不消相公分付

冷太女只是哭。冷絳雪忙說道只有籠中鸚  
 鵡那有籠中鳳凰我到山府若是他有才情與  
 他相聚兩年也不可。倘或也是宋信一樣虛  
 名。只消我一兩首詩出他之醜。他急請我出  
 來還怕遲了。烏敢留我眾親聞知也有笑的也  
 有勸的。就下兩日到了臨行實知府差人鼓樂  
 轎子來迎。冷絳雪拜辭父親道孩兒此行不過  
 是暫往燕京一遊不是嫁去不必悲傷。冷太女  
 道得能如你之言便是萬幸。娘舅送你到京有  
 甚消息即發他來免我挂心。絳雪領諾而去。正是  
 繡絲欲縛鸚鵡翅。黃鳥何能懶鴉鴉心。

莫道閨中兒女小 一雙俊眼海般深

但是二位相公寓所在何處。要與  
 白恐怕老爺看了詩要來相請。王文卿  
 道這位張相公是丹陽城中人。讀書見  
 花園就在前邊白石村裡。這位蘇相公  
 是金陵人也。就寓在白石村觀音寺裡。  
 董老官道二位相公既在白石村不多  
 遠在下曉得了。三位相公請回罷。三人  
 又叮囑了一回。方纔別了董老官。離白  
 侍郎府前。依舊上馬回白石村去。不題  
 正是

冷絳雪迎到府堂。實知府正在堂上等。送他下  
 船。忽見他走上堂來。年雖幼小。却翩翩然若仙  
 子。臨川看其舉止行動。宛是一個山黛。心下先  
 有幾分驚異。只道他下拜。將要出位。還禮優待  
 不期冷絳雪只一個萬福。便立住不動。實知府  
 不好意思。只得問道。你就是冷絳雪麼。冷絳雪  
 應道。賤妾正是。實知府道。我聞你自擅才女之  
 名。既有才。則有學。既有學。則知禮。怎麼見我公  
 祖。竟不下拜。冷絳雪道。大人既知講禮。則當達  
 權賤。妾若不為山府買去。以揚州子民論。妾敢

弄奸小輩欺朋友

貪利庸奴誤主人

不是老天張主定

被他劫去好姻親



却說童老官見王文卿張執如蘇友白  
三人去。隨即走到門房裡將總來的  
二詩藏在一本舊門簿裡。却將早間王  
文卿送來的二詩。拿在手中。竟送進去。  
與白公看。原來白公自從告病回家。一  
個鄉村中。無處擇婿。因紅紅小姐題  
得一首新柳詩。遂開一個和詩之門。以  
為選婿擇婿之端。又一遠族送了一個  
姪兒。要白公收留作子。這姪兒纔二十  
五歲。容貌做樣。小名叫做頴郎。生得  
頑劣異常。好的是嬉耍。頑耍若提起讀  
書。便頭腦皆痛。終日索病。白公見此光  
景。十分不喜。撒不過族中情面。只得  
暫時留下。其寔雖有如無不在。白公心

下正

生男只喜食梨束。

養女偏能讀父書。

莫咲陰陽顛倒用。

慳中大意有乘除。

這日白公正任夢州軒看花。閒坐忽見  
董萊收進兩首和韻新柳詩來。隨即展  
開一首來看。看了一遍。不覺大咲起來。  
道：天下有這等狂妄的人。這樣胡說也。  
送了來看。再看名字。却寫着金陵蘇蓮  
仙題。便放開一邊。又將這一首展開來。  
看纔看得頭一聯。便驚訝道：此詩清新  
可愛。再看後聯。結句便拍案道：此異才  
也。目中不見父矣。却從何處得來。忙

二十一 第七回

不拜府尊。今既為相府之人。豈有相府之人而  
拜太守之堂者乎。實知府聽了。道：難道相府之  
人。便大些麼。冷絳雪道：相府之人。元不犬。奈趨  
奉相府之人多。不得不犬。實知府道：你雖為  
相府之人。尚未入相府。則為禍。為福。尚我為政  
。怎便捉觸於我。冷絳雪道：未入相府。妾之禍福  
。大人為政。妾以良家子女。陷為婢妾。既聞大人  
之命矣。明日妾入相府。若無所短長。則大人獻  
猶不獻。妾若稍蒙青目。則大人之禍福。又妾為  
政矣。妾敢實告。為恩為怨。大人亦當熟思。實知  
府聞言失色。道：據你說起來。是我欲結一人之  
恩。反招一人之怨。結恩未必深。而招怨已切齒。

這如何使得。因低頭沉吟。有欲要改悔之意。冷  
絳雪見了。微咲道：大人不必沉吟。妾元知此意  
。不出之大人。大人只是過於信讒耳。妾不報讒  
人。而報大人。非女子也。大人請放心。從前功罪  
。可以兩忘。今與大人約。敢以父兄門戶為托。父  
兄門戶安。則賤妾頂踵可捐。倘再魚肉。則仇不  
共天。斷不食言。惟大人圖之。實知府聽了。方道  
：道聽汝言。談觀汝舉止。不獨才情獨步。一時而  
俠氣直接千古。真可愛。可敬。到京定有大遇。本  
府誤聽讒言。今日悔無及矣。父兄之托。謹當如

第七回

三六

看名字却寫着丹陽張五車題白公更驚訝道丹陽近縣為何遠埋沒着這等異才隨叫侍婢去請小姐來紅玉小姐聞父命忙走到夢州軒中來白公一見紅玉小姐便咲說道我兒我今日替你選一個佳婿了小姐道却是何人爹從何處得來白公道方纔有兩個秀才送和韵新柳詩來一個甚是胡說這一個却是個風流才子隨將張五車的詩遞與紅玉看紅玉小姐接在手裏看了兩遍說道這首詩果然和得儂自是一個出色才人恨不知爹如何見其人香白公道我雖不曾見他然以此詩在不是個俗子不知小姐又將詩

教倘可吹噓幸勿忘今日之約冷絳雪道既蒙明諭妾雖草木亦知有感實知府大喜遂邀入後堂叫夫人盛設留筵罷方用鼓樂送上船聞知鄭秀才送上京又另是二十兩下程正是獻媚雖云得計途迎實費周旋榮辱到底由天何不聽之自然

再道這首詩孩兒細觀此詩其人當是才子大白一流人物但寫得濁穢而俗若出兩舌只恐有抄襲之弊爹還須要細加詳察白公聽了點頭道我兒所論亦是只消明日請他來面試一篇便真偽立辨了紅玉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隨又叫董榮進來分付道明日清晨可拿我一個侍生的帖子去請今日送詩的那一位張相公來說我要會他一會董榮道那一個蘇相公可要請麼白公笑將起來道這樣胡說的人還要請他這等多講董榮慌忙去了白公又將蘇道仙這一首新柳詩遞與紅玉道我兒你看這首詩好麼紅玉小姐接來

全無離別之色一路上看山玩水也遇古人勝迹所在無不憑弔留題一日到山東汶上縣見一簇林木蒼秀林木中隱露出廟宇的獸頭脊角冷絳雪在舟中望見便問是甚麼所在船上人道這是汶上縣地方前面叫做閔子祠是箇古跡冷絳雪道既是閔子騫大賢古跡不可不到因叫船家攏船要上去看船家道日已向西又是順風要趕路不上去罷冷絳雪道那有不上去之理船家拗不過只得落了篷將船灣近廟前說道趕路要緊廟中景致甚多只好

兒你看這首詩好麼紅玉小姐接來

畧看就下船千萬不可擔閣冷絳雪應了隨

看了亦哄起來。父女二人看詩賞玩不題。且說蘇友白自送了詩回來。張軌如又留在園中喫了半日酒。只到傍晚方纔回到觀音寺裡。靜心接着問道。蘇相公今日在那裡飲宴回來。蘇友白答道。學生今早即急。要回去。只因昨夜看月。遇着前面園中張相公。王相公。留下同做和白小姐的新柳詩。今日同送到白老爺府中去。回來又被張相公留在園中小飲。不覺又耽閣了一日。靜心道。蘇相公這等少年風流。却又高才。白小姐得配了相公。也不負白老爺擇婿一場。蘇友白道。事休不知如何。只是在老師揠揠殊。竟不安靜。心道。蘇相公說那

裡話。就住一年。不妨只是寒薄簡裝。有罪。蘇友白道。承老師厚情感謝。不恰。後來倘得寸進。自當當報。靜心道。蘇相公明日與白老爺結成親。便是一家了。何必說此客話。且去喫夜飯。蘇友白道。飯是不喫了。只求一杯茶。就要睡了。靜心又叫人泡茶。與蘇友白喫了。別了去。睡到次日。蘇友白起來。滿心上想着新柳詩的消息。梳洗完。正要往張軌如園裡來訪問。忽見靜心領着張軌如與王文卿走進來。道。蘇相公在這一間房裡。蘇友白聽見。慌忙出來。相見張軌如。便拱說道。蓮仙兄。今日滿面喜氣。一定是新柳詩看中了。意。蘇友白道。小弟

同鄭秀才帶兩個丫頭。携了筆硯。兩個差役。前面引路。冷絳雪到了廟門。一看。只見入去的路徑。都是隨山曲折。由徑路走到大殿。足有半箭多路。殿上廟貌。雖不甚齊整。却還不甚荒涼。冷絳雪瞻拜一回。因對鄭秀才道。昔日閔子不仕。權門欲逃。汶上以辭。遂成千古大賢。我冷絳雪年雖幼。也是有才女子。怎反趨入權門。其中是非。正自難言。鄭秀才道。他一個聖門大賢。你一個女子。怎與他比較起來。冷絳雪道。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歎息了兩聲。因取了頭携來筆硯。在西楹旁。邊粉壁上。題詩一首道。

千古權門貴善辭。幾層何事及於之。只因深信尼山語。磨不磷兮涅不淄。

後題維揚十二齡小才女冷絳雪題

冷絳雪題罷。就同鄭秀才入廟後去遊玩。不期事有夤巧。冷絳雪轉身。忽廟外又走進一個小秀才來。你道這小秀才是誰。元來姓平名如衡。表字子持。是河南洛陽人。自幼父母双亡。他生得面如美玉。體若黃金。年纔十六歲。而聰明天縱。讀書過目不忘。作文不假思索。十三歲上就以案首進學。屢考不是第一。定是第二。決不出三名。這年一個宗師。專好賄賂。案首就是一個大鄉宦的子弟。第二至第十。皆是大富之家。

如何有此等偏分。自然還是執如兄。王文卿嘆道。二兄口裡雖然太謙。不知心裡如何。指望哩。二人都哄將起來。正說笑間。只見張家一個家人。跑將來對張執如說。道。錦石村白老爺差人在園裡。要請相公去說話。張執如听了。就像金殿傳臚報他中狀元一般。滿心歡喜。因問道。莫非是請蘇相公。你這狗才錯所了。家人道。他明說。是白老爺要說張相公。張執如又問道。想是請我二人同去。家人道。不曾說請蘇相公。蘇友白所見這話。轉驚呆了。半晌。心下暗想。道。為何轉請他有這等奇事。又不好說出。只得勉強說道。自然是請飛兒。若請小弟。

一定到寺裡來了。王文卿道。二兄不必猜疑。只消同到園中。一見便知。三人遂忙。同到園裡來。只見董老官已坐在亭子上。三人進來相見。過董老官便對着張執如說。道。昨日承相公之命。家老爺喫酒回來。小的即將詩箋送上。家老爺接了進去。在夢軒軒與小姐再三評賞。說張相公高才。天下少有。今日要請張相公。過去會一會。就在袖中取出。一個名帖來。遞與張執如。張執如接了一看。只見上寫着。眷侍生白玄。頓首拜。八個大字。張執如看了。是真喜得眉歡眼笑。即忙叫家人去備飯。王文卿假意問道。昨日這位蘇相公的詩。不知你家老

一敦不通之人。將平如衡直列第十一名。平如衡胸中不平。當堂將宗師挺撞了幾句。宗師大怒。要責罰他。就將衣巾脫下。交還宗師道。我平如衡要做洛陽秀才。便聽宗師責罰。這講不明論。不公的窮秀才。我平如衡不願做他。宗師須管我不着。宗師道。我考你在一等十一名。也不為低了。平如衡道。若是前面十人。文章果然好。莫說一等十一名。便考到本等。也不敢生怨。倘一個不如我。縱列第二。終不能服。宗師道。小。小年紀。怎這等放肆。那見前面十人。便不如你。平如衡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也難靠。

只是我平如衡不願做這生員了。宗師道。學校乃斯文出身之地。你為一時名次。棄了衣巾。豈不悞了終身。平如衡嘆道。人生只患無才。若毛羽已豐。則何天不可以高飛。因長揖而去。宗師十分慚愧。遂叫教官留他。當不得他執意不回。他恐怕住在洛陽。被宗師纏擾。因有個親叔。是箇貢生。在京選官。遂收拾行李。帶一老僕。進京去尋他。想不到得京中。叔子已選松江教官。上任去了。因京中別無熟識。只得出京。要往松江去尋叔子。這日到汶上縣。雖天色尚早。還去得幾里。因身子倦怠。便尋個潔淨歇店住下。聞知

爺曾看麼。董老官道送進去便先看。怎麼不看。王文卿又問道老爺看了。有怎麼話說。董老官道老爺看了。想是欢喜得緊。不覺大哄起來。王文卿道既是這筆。及喜為何不請蘇相公一人。買董老官道在下也曾問過。可要請蘇相公麼。到被家老爺罵了几句。不知為甚。或者另一日再來請也。未可知。張軌如連催飯。董老官道飯到不敢領了。家老爺性急。恐怕候久。張相公到是速。同去為妙。張軌如道是便是。這筆說只是小老初次來。再無個白去的道理。董老官道張相公恭喜。在下少不得時常再來取擾。豈在公。一日王文卿道他說是張

閑子廟不遠。遂入廟中來閒步。纔走到廟楹之前。忽見粉壁上墨跡淋漓。龍蛇飛舞。心下驚異。忙近前一看。見詩意又感慨。又自負。又見有娥眉之句。心下想道。難道是個女子。及看到後邊。見寫着十二齡小才女。驚得滿身汗下。道大奇事。怎麼十二歲女子有此傑作。不信不信。再定睛細看。見墨跡尚未乾。後面題名。冷絳雪。想道。既有名姓。這是真了。因歎息道。我平如衡自恃十六歲少年。有此才學。往。驕傲將人不看。在眼中。誰知十二歲女子。詩才如此高美。真令人愧死。又朗吟了數遍。愈覺驚。按因想道。此乃平

秋僅見之舉。便自續貂之醜也。說不得道。

兄到老實些。折飯罷。張軌如忙進去。封了一兩銀子。走出來送與董老官道。一時飯未便。又恐老爺候久。今備一封微意。望小老收下。董老官又假意推辭。方纔收下。蘇友白便要起身出來。張軌如留住道。蘇兄不要去。小弟不過一見便回料無耽擱。自老先生或者要小弟與蘇兄作伐。亦未可知。不要這等性急。王文卿道張兄說得有理。待小弟陪着小弟在此頑耍。兄速去便來。蘇友白亦就住下。張軌如又換了一件上色的新衣。又備了許多禮物。以為贄見之資。又分付備兩匹馬。自己騎一匹。却將一匹與董老官騎。別過二人揚。得意竟

一首。因到殿上香座前。尋了一枝爛頭筆。在石硯裡搗得飽了。走到壁上依韻和詩一首道。  
又見千秋絕妙辭。憐才真性魏無之。倘容秣馬明吾好。願得人間衣盡緇。  
 後寫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將往。雲間道。這汶上偶瞻壁翰。欣慕題和。平如衡題完。放了筆。痴。想道。此村野之地。如何得有才女。除非過往仕客家眷。忽想起道。方纔入廟時。看見廟門前河口岸。有一隻大船泊着。莫非就是船上起來遊賞的。因趕出廟來一看。只見那船上攬着跳板。踏着扶手。幾個人立

望錦石村來。張執如這一番到錦石村來。不知比昨日添了許多的與頭裝了許多的體態。正是

世間多少沐猴冠。  
久假欣之不赧顏。

只恐當場有明眼。

一朝窺破好羞慚。

不知張執如來見白侍郎。畢竟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悄窺郎侍兒識貨

詩曰。謾言真假最難防。不是名花不

異香。良璧始能誇絕色。明珠方自

發奇光。衣冠莫掩村愚面。鄙陋難

充錦繡腸。到底佳人配才子。恐人

何事苦奔忙。

話說張執如同董老官竟往白侍郎府中來。不多時到了府前。下了馬。董老官引張執如到客廳坐下。即時人去報知。白公聽張執如到了。慌忙走出廳來。相見立在廳上。仔細將張執如上下一看。只見他生得

形神鄙陋。骨相凡庸。蓋藏再四。掩不盡奸狡行踪。故作萬千。裝不出詩書氣味。一身中。聳肩露莊。全無坦之容。滿臉上。弄眼濟眉。大有花之之意。

白公看了。心下狐疑。道此人却不像個

### 第八回

在船頭。張望廟中。形狀平如衡。道是了。是了。想在廟中尚未出來。欲要進廟迎看。又恐迎錯。只在廟前船邊。走來走去的等候。却說冷絳雪在廟後各處遊覽完。方纔出來。走到殿前。自家愛自家的題咏。捨不得丟下。心下想道。我這首詩題在此處。真是明珠暗投。有誰鑒賞。又走近壁間去看。忽見後邊已有人。和詩在上。不勝驚訝。道。怎麼剽轉得一轉。就有人。和在上面。細上一看。見詞意深婉。寫稱揚不盡之意。其筆墨縱橫。如千軍萬馬。看到署名。愈加驚喜。道。嘗謂天下無才。誰知轉眼間便遇了知己。但當面遇之。又

當面失之。殊可痛恨。只管立在沉吟。船上人早趕進廟來。催促道。天色晚了。快下船。還早趕宿頭哩。冷絳雪無奈。只得走出廟來。忽見一個少年書生。俊俏風流。在那裡張望。欲待停足回眸。無奈母舅與差人圍簇而行。少留不得。上了船。家早將船撐離岸。曳起蓬。如飛的一般去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相思兩地無頭緒。緣分三生有脚根。不知此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閨閣中才不讓才

詞曰。青楊柳。更有桃花紅。欲割些燕翮。

### 第八回

才子既請來只得走下階來相見張軌如看見白公下階慌忙施禮。果張軌如又將贊見呈上。白公當面就分付左右收了兩樣禮物隨即請張軌如坐下。張軌如又謙遜了一回。方分賓主坐下。白公說道昨日承佳句見投真是字字金玉。玩之不忍釋手。張軌如道晚生末學非才。偶爾續貂。又止胆獻醜不勝惶恐。白公道昨日見尊作上寫丹陽。既是近縣。又這般高才。為何諱久到不曾聞得大名。張軌如道晚生寒舍雖在郡中。却有一個小園在前面白石村中。晚生因在此遊跡。讀書到在城中住的時少。又癖性不喜交交朋友。所以姓名不能上達。白公道這這等名士。到是一個。難得難得。說不了。在古道上茶來。二人茶罷。白公因說。張軌如今日請賢契來。不為別事。因愛賢契詩思清。恨不能多得。意欲當面請教一二。幸不吝珠玉。以慰老懷。隨叫左右取紙筆硯墨來。張軌如正信口兒高談闊論。驟燥皮。忽聽得白侍郎說出這要當面請教六個字來。真是青天上。下一個霹靂。嚇得魂都不在。身上半晌開口不得。正要推辭。左右已抬了一張書案放在面前。上面紙筆墨硯。排得端正。張軌如呆了一歇。只得勉強推辭道。晚生小子。怎敢在老先生面前放肆。况才非也。

黃鸞又轉絃。鳳祥麟瑞不信人間還有對。休歎才難試。展雕龍綉虎看。右調減字木蘭花 話說平如衡立在廟前。探望題詩女子。立不多時。只見廟中果然許多人簇擁一個垂髻女子出來。陡然四目一視。見眉宇清妍。容光飛舞。真不啻遇了西子毛嬙。把一個平如衡驚喜的如痴如狂。心魂把捉不定。及再要一看那女子。已被眾人催逼上船。登時開去。平如衡立在河口。就如石人一般向北而望。只望得船影不見。方纔垂下眼來。反要轉身。無奈四肢癱軟。半步也移不動。沒奈何強掙到廟前石殿上坐下。想道。

天下有這等標致的小才女。要我平如衡這等強。男子何用。若是傳聞尚恐不真。今日人物是親眼見的。壁上詩。年紀與其人相對。自然是他親題。千真萬實。怎教我都不想殺。若是看見我後面題名。方纔出廟門。親面相覷。定然知道是我。的詩。雖不及美人。或者憐我一段殷勤。慕之情。倘如青盼。尚不枉了一番奇遇。若是美人眼高。未免咲我唐突。則為之奈何。又想道。他署名冷絳雪。定是冷家女子。但不知是何等樣人。我看方纔家人侍妾圍繞。自然是宦家小姐。但恨匆。不曾問得明白。一霎時間就有千思。

天下有這等標致的小才女。要我平如衡這等強。男子何用。若是傳聞尚恐不真。今日人物是親眼見的。壁上詩。年紀與其人相對。自然是他親題。千真萬實。怎教我都不想殺。若是看見我後面題名。方纔出廟門。親面相覷。定然知道是我。的詩。雖不及美人。或者憐我一段殷勤。慕之情。倘如青盼。尚不枉了一番奇遇。若是美人眼高。未免咲我唐突。則為之奈何。又想道。他署名冷絳雪。定是冷家女子。但不知是何等樣人。我看方纔家人侍妾圍繞。自然是宦家小姐。但恨匆。不曾問得明白。一霎時間就有千思。

步未免一時遺笑大方。白公道對客揮毫，最是文人佳話。老夫得親見，構思只復不淺。賢切休得謙，張執如見推辭不得，急得滿臉如火。心中不任亂跳。沒奈何只得連打茶，口中糊塗塗塗說：「晚生大胆，求老先生賜題。容晚生帶回云，修成來請教。」白公想：「想道不必別尋題，且昨日見新柳詩，和得十分清。」新俊逸，賢契既不見拒，料是新柳之詞，再求和一首。見教器張執如聽見說，要再和新柳詩，因肚裡記得蘇友白第一首，便應得心中，都是定的了。定神便裝出許多文人態度，又假意推辭道：「這詩多麼小，怎敢在班門弄斧。然

老先生台命殷，又不敢違，却將奈何白公笑道：「文人情與所至，何必多讓。張執如忙打一恭道：「如此大膽了。」遂提起筆來，展開一幅錦旗，把眉皺了，虛想一張想，又將頭暗睜了兩點，遂一直寫去。不消一刻，而詩已寫完。便親自起身，双手拿着，打一恭送與白侍郎。白公接了，細一看見字，風騷句，上清雅比前一首，更加雋永。又見他全不經想，又不用起碼。一筆便成，起初見張執如人物鄙瑣，還有几分疑心。今親見他詩才如此敏捷，把一天狐疑都解散了。不覺連酸稱贊道：「好美才，好美才。不唯構思風雅，又敏捷如此。我老夫遍天下尋訪，却

百慮腸迴九轉，直捱到傍晚，方纔掙歸客店。真個是搗枕搥床，一夜不曾合眼。捱到天明，渾身發熱如火，就在客店病了半月，方好。欲待進京，訪問消息，料如大海浮萍，絕無踪跡。又且行李蕭條，艱於往返。奈何只得往松江訪叔子而去。正是：無定風飄絮，難留浪滾沙。若尋來去跡，明月與蘆花。且按下平如衡不題，却說冷絳雪到士得航，便撐開掛帆而去。急向蓬窗一望，早不知何處。暗想道：「此生倉卒之興，能依韻和詩，又且詞意深婉，情致蕙到，真可兒也。但恨廟前匆一盼，不能停舟相問，只記得名字，叫做平如衡。」

冷陽人我冷絳雪，雖纔十二歲，然眼中意中不見有人，不意道途中到蘇，這此可也。意能與他爭奇角險，盡情酬和，令我的才學稍覺舒優，亦生人快事也。記得他說將往雲間，雲間是松江府。他南我北，不知可還有相見之期。以心問心，終日躊躇。一路上看山水的情，眼單減了一半。一日到了京師，差人先將文書，信接入山府。山顯仁看了，知是寶國一買婢送來。此時已在近地，買了十數個，各分職事。編名堂官，見是揚州買來，又見書上稱能詩能文，也覺歡喜。就與山黛說，知發轎去接。不多時接到，因命僕婦領



無一人。今反在咫尺之間。幾乎失了賢契。又將詩再看一遍。遂暗叫人傳入去。與紅玉小姐看。隨分付左右擺飯。在後園留張相公小酌三杯。一邊分付。便一邊立起身來。邀張執如進去。張執如再三辭謝。道：「晚生蒙老先生台愛。得賜登龍。已出望外。何敢更叨盛款。」白公哄道：「便酌聊以叙情。賢契毋得過讓。」遂一雙手挽了張執如的手。竟望後園中來。正是

雅意求真本  
偏：遍假鈔  
非閑人事奇  
自是天心妙

張執如隨白公進後園來。心中突。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婚姻有幾分指望。懼的是到園中。恐怕白公觸景生情。又出一題要做詩。却不將前功。斥棄滿肚皮。懷着鬼胎。不多時到了後園。仔細一看。果然千紅萬紫。真好一個所在。怎見得。

桃開紅錦柳拖金  
白玉鋪成郁李陰  
更有牡丹分不得  
珠璣錯落綴花心

又  
鶯聲流麗燕飛忙  
蜂蝶紛：上下狂

入來見山頭仁與羅夫人並坐在上。只見冷絳雪不慌不忙。走將進來。山頭仁仔細一看。只見風流情態許多般。漫說生成面也難。身截巫山雲一段。眉分銀漢月双灣。行來只道花移步。看去方知玉作顏。莫訝芳年終十二。五行七步只如閑。山頭仁見他走來。舉止端詳。就如女兒山黛一般。心下先有幾分駭異。及到面前。又見容貌端莊。更加歡喜。領他的僕婦。見他端立不拜。因說道：「老爺夫人在上。快些叩頭。」冷絳雪只做不知。全然不動。山頭仁見他異樣。因問道：「你到我府中。便是府中之人。怎麼不拜？」冷絳雪道：「妾聞貴賤尊卑。相見以禮。冷絳雪既見太師夫人。安敢不拜。但今日乃冷絳雪進身之始。不知該以何禮相見。故立而待命。」山頭仁聽了。因哄問道：「你且說相見之禮。有那幾種？」冷絳雪道：「女子入門。有婦禮。有保母禮。有賓禮。有記室禮。有妾禮。有婢禮。種不同。焉敢妄施。」山頭仁道：「你自揣該何禮相見？」冷絳雪道：「開帷風化之首。既無百兩之迎。又無鐘鼓之設。不宜婦禮一矣。保母傳母。貴于老成。妾年十二。禮更不宜。太師壽考南山。冷絳雪齒髮未燥。妾禮之非。又不待言。太師若能略去富貴。而以翰墨相見。則賓禮為宜。然當今之世。略去富貴者能有幾人。或者

况是陽春二三月。風來花裡忽生香。

二人到了園中。白公領着張軌如各處賞玩。就像做成了親女婿一般。十分愛重。又談了一會閒話。左右擺上酒來。二人坐在花下。快飲不題。且說紅玉小姐這日。時得父親面試張軌如。却叫一個心腹侍兒。暗到廳後來偷看這侍兒。叫做嬌素。自小服侍小姐。生得千伶百俐。統二十五歲。這日領了紅玉小姐之命。忙到廳後來。將張軌如細看。偷看三。等張軌如做過詩。同白公到花園中。去喫酒。方拿了詩回來。對小姐說道。那人生得相俗醜陋。如何配得小姐。小姐

萬不可錯了主意。小姐問道。老爺可曾要他做詩麼。嬌素道。詩到一筆做就成。了在此。隨即拿出來。遞與小姐。小姐接詩細看。看了一遍。道。此詩詞意俱美。若非一個風雅文人。決做不出。為何此形像說來。却又不對。嬌素道。此事若據嬌素看來。只怕其中還有假處。紅玉小姐道。詩既當面做的。敢口又與昨日的一般。如何假得。嬌素道。肚皮中的事情。那得料定。只是這一副面孔。是再不能敲更改的了。若說張相公這樣才子。莫說小姐嫁他。便叫嬌素嫁他。也是不情願的。紅玉小姐道。你聽見老爺看了詩。說甚麼。嬌素道。老爺是只看詩。不看人。

富貴雖不能盡忘。猶知憐念斯文。委之記室。則記室禮亦宜甚之貴。輕才尊爵。賤士以獻策為足辱。以垂弱為可欺。污之泥中。墮之爨下。敢不惟命。則當以婢禮見。然安非太師四遠求才之意也。此賤妾自揣如此。幸太師明示。山顯仁聽這議論。心下暗喜。道。此女齒牙伶俐。詞語慷慨。不獨才高。且有俠氣。真可愛也。又咲問道。你說賓禮相見為宜。且問你賓禮如何行。冷絳雪道。行賓禮。則太師起而西向立。夫人起而東向立。冷絳雪北面再拜。每拜太師答以半禮。夫人回以一倍四拜畢。太師夫人命侍妾擡之。起太師夫人北向坐。冷絳雪傍坐。賜茶。問以筆墨之事。此賓禮也。山顯仁又問道。記室之禮如何。冷絳雪道。記室之禮。受職有屬。則太師夫人高坐于上。冷絳雪趨拜于下。拜畢。賜坐下旁。有問則起立而對。此記室禮也。山顯仁道。婢禮如何。冷絳雪道。婢則匍伏叩頭而已。何禮之有。山顯仁咲道。行賓禮亦不難。但賓者主之朋也。必見開深遠。議論風生。方足與主人酬酢。你小女子亦能之乎。冷絳雪道。若酬酢不能。安敢自稱才女。而遠獻于相府乎。山顯仁道。你既自稱才女。且問你何以謂之才。冷絳雪道。才之道甚大。其

之。第一第八回

的見了詩便只是稱好。此事乃小姐終身大事。還要自家作主。不可錯認他是個才子。紅玉小姐因見他字跡寫的惡俗。已有幾分不喜。又被媽素這一席話說得冰冷不覺長嘆一聲。對媽素說道：「這好命。自幼時老爺就為我擇婿。直擇到如今。並無一個可意才子。昨日見了此詩。已萬分滿願。誰知又非佳婿。媽素勸道：「小姐何須自惱。自古說：『女子遲歸終宜天。』生小姐這般才貌。自然是一個有才有貌相配。的作對。難道就是這等罷了。小姐年紀尚未過期。何須這等着急。正說不下了。只見白公已送了張紙。如出去便走進來。與小姐商議紅玉

小姐看見慌忙接住。白公道：「方纔張郎做的詩。我兒想是看見了。紅玉小姐道：「孩兒看見了。白公道：「我昨日還疑他有弊。今日當面試他。全不思索。便一筆揮成。真是一個才子無疑了。紅玉小姐道：「論此人之才。自不消說。但不知其人與其才相配否。白公道：「却又作怪。其人寔是及其才。小姐聽了。便低頭不語。白公見紅玉小姐不語。便說道：「我兒既不歡喜。也難相強。但只怕失了這等一個才子。却又難尋。紅玉小姐只不做聲。白公又想了一會。說道：「我兒既狐疑不決。我有一個主意。莫若且請他來權作一個西賓。只說要教頴郎却慢探他

論甚長。若草率奉答。又不足以副明問。後精粗畢陳。恐非立談之可盡。山顯仁咲對羅夫人道：「此女小小年紀。口出大言。到思量坐談。豈不好咲。羅夫人道：「看他姿容舉動。不像个下人。便與他坐下。也不妨。且看他說此甚麼。山顯仁道：「既夫人這等說。就叫侍妾移一張椅子在傍邊。說道：「你且權坐下。細語才字。與我聽。冷絳雪也不告坐。竟公然坐下。道：「蓋聞天地人。謂之三才。故一言亦而天地人在其中矣。以天而論。風雲雪月。發自古之光華。以地而論。草木山川。結千秋之秀潤。此固陰陽二氣之良能。昭著其才于乾

坤者也。雖日夜語之。亦不能盡。姑置勿論。且就人才言之。聖人有聖人之才。天子有天子之才。賢人有賢人之才。宰相有宰相之才。英雄豪傑有英雄豪傑之才。學士大夫有學士大夫之才。聖人之才。參贊化育。賢人之才。敦立綱常。天子之才。治平天下。宰相之才。黼黻皇猷。英雄豪傑之才。幹旋事業。學士大夫之才。奮力功名。以類而推。雖萬有不同。皆有一段不磨之才。以自表見于世。然非今日明問之所注也。今日明問之所注。則文人詩人之才。此種才。謂出之性。誠有之。而非性之所能盡。該謂出之學。誠有之。

便知端的。紅玉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見紅玉小姐回，作喜便又叫董榮進來，分付道：你明日可叫書房寫一個關書，備一副聘禮，去請方總的張相公。只說要請他來，教公子讀書。董榮領了白公之命，出來打點關書聘禮，不題。却見張軌如見白公留他酒飯，又意思十分殷勤，滿心歡喜，回到家已是黃昏時候。只見蘇友白與王文卿還在亭中說閒話，等候他，便揚着走進來，把平拱一拱，說道：今日有備三兄，多得罪了。蘇友白與王文卿齊應道：這個當得，因又問道：白太玄今日接張兄去，一定有婚姻之約了。張軌如喜孜孜的，將白公如何待他，如何留飯，只不提做詩，其餘都細說了一遍。道：婚姻事雖未嘗明，明見許，恰似有幾分錯愛之意。王文卿笑道：這等說來，這婚姻已有十二分穩了。只有蘇友白心下不肯信，暗想：想道：若是這等一首詩，便看中了，這小姐便算不得一個佳人了。為何又能做那樣好詩？又何消擇婿至今？因見張軌如十分快暢得意，全不似伴他，便沒情沒趣的，諱了出來。張軌如也不十分相留，直送了蘇友白出門，却回來與王文卿說，道：今日見白老先生，幾乎弄決裂了，却將白侍郎如何要面試他，如何推脫，後又恰上奏巧的話，之細說

而非學之所能必至。蓋學以引其端，而性以成其靈。苟學足性生，則有漸引漸長，愈出愈奇，倒峽瀉河，而不能自止者矣。故有時而名成七步，有時而倚馬萬言，有時而醉草蠻書，有時而織成錦字，有時而高序滕王之閣，有時而靜咏池塘之草，至若班姬之管千古流香，謝女之吟一時擅美，此又閨閣之天生，而添香奩之色者也。此蓋山川之秀氣，獨種天上之星精，下降致心為錦心，口為繡口，構思有神，杼腕有鬼，故揮毫若雨，潑墨如雲，談則風生，吐則珠落，當其得意一段英雄，不可磨滅之氣，直吐露於王公大人前，而不為小屈，豈令卿相失其貴，王侯失其富，而庸師宿儒自歎其窮，經之無成也，設非有才，安能凌駕一世哉？雖然，孔子有才難之歎，天后有失才之嗟，每遇才子，秋奇才無幾，俯仰一世，未見多人。故冷絳雪自忘幼少，而敢以女才子自負，以上達於太師之前，而作青雲之附，不識太師能憐，使得揚眉吐氣否？山頭仁聽了，伸肩吐舌，不勝驚喜。因對夫人道：妙論妙論，我只道閨閣文章之名，獨為吾兒所擅，不意又有此女，真奇怪。前日欽天監奏，才星下降，當生異人，實不虛矣。此女當如何相待？夫人道：且待見

何待他，如何留飯，只不提做詩，其餘都細說了一遍。道：婚姻事雖未嘗明，明見許，恰似有幾分錯愛之意。王文卿笑道：這等說來，這婚姻已有十二分穩了。只有蘇友白心下不肯信，暗想：想道：若是這等一首詩，便看中了，這小姐便算不得一個佳人了。為何又能做那樣好詩？又何消擇婿至今？因見張軌如十分快暢得意，全不似伴他，便沒情沒趣的，諱了出來。張軌如也不十分相留，直送了蘇友白出門，却回來與王文卿說，道：今日見白老先生，幾乎弄決裂了，却將白侍郎如何要面試他，如何推脫，後又恰上奏巧的話，之細說

何待他，如何留飯，只不提做詩，其餘都細說了一遍。道：婚姻事雖未嘗明，明見許，恰似有幾分錯愛之意。王文卿笑道：這等說來，這婚姻已有十二分穩了。只有蘇友白心下不肯信，暗想：想道：若是這等一首詩，便看中了，這小姐便算不得一個佳人了。為何又能做那樣好詩？又何消擇婿至今？因見張軌如十分快暢得意，全不似伴他，便沒情沒趣的，諱了出來。張軌如也不十分相留，直送了蘇友白出門，却回來與王文卿說，道：今日見白老先生，幾乎弄決裂了，却將白侍郎如何要面試他，如何推脫，後又恰上奏巧的話，之細說

了一遍王文卿便拱他道張兄真是福人。有造化這也是婚姻有分故此十分奉承。只是小弟留下一首詩張執如道今日可謂僥天之倖了。只愁那老兒不放心還要來考一考。這便是活死了。却將如何。王文卿道今日既面試過以後便好推托了。張執如道推托只好一時畢竟將何物應他。王文卿想一想說道這個不難。只消在小蘇面前用些情留了。他在此倘或有甚疑難題目那時去他做。却不見一個絕妙解手。張執如聽了滿心歡喜道王兄此論有理之極。明日就接他到園中來住。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恐怕蘇友白見觀事不成竟

沒情沒趣的去了。便忙梳洗了。親到園中來請他。此時蘇友白尚未起身。見張執如來只得扒起來說道。張兄為何這等早起。張執如道。小弟昨日回來因喫了幾杯酒身子倦怠不曾留兄一酌。甚是慢兄。恐兄見怪。只說小弟為婚姻得意。便忘了朋友。因此特來請罪。蘇友白道。小弟偶爾識荆。便承雅愛。十分銘感。怎麼說個怪字。張執如道。兄若不怪小弟。可搬到小弟園中再盡幾日。也不枉朋友相處一場。便是厚情。蘇友白因此事。胡塗未由。見個明白也未肯。忽然就去。聽見張執如如此說。便將計就計。說道。小弟蒙張兄盛情殷。不曾飲

過女兒看女兒如何相待。再作商量。山顯仁道。此言有理。因命賜茶罷。就着侍妾領他去見小姐。臨行山顯仁分付道。我家小姐乃當今聖上御筆親書才女之扁。又特賜玉尺。以量天下之才。又賜金如意。以擇婿。十分寵愛。前日許多翰林名公。都被他考倒。他心性驕傲。你見他須要小心。不比我老夫妻憐你幼小。百般寬恕。冷終雲道。但恐小姐才不真耳。若果真才。那有才不愛才之理。太師夫人請放心。遂同侍妾入內。到房中。侍妾叫冷絳雪立住。先上樓去報知小姐。此時小姐焚了一炷好香。在那裡看奇

女傳。忽侍妾來說道。楊州府所獻才女已到。在樓下。要見小姐。山顯仁道。曾替他另麼。侍妾道。見過了。山顯道。老爺見了。曾替他另起名。編入職事麼。侍妾道。這女子與眾不同。就將見老爺不拜。爭禮論才之事。細說了道。他問一答十。連老爺也沒法奈。故叫領來見小姐。山顯聽了。又驚又喜。道。那有此事。可喚他上樓來。待我看見。怎生樣。侍妾領命。不多時。只見冷絳雪走上樓來。二人觀面。一看你見我。如並珠仙子。我見你。如月殿嫦娥。兩暗驚。山顯心靈先說道。你身充嫗妾而來。則甚賤。聞你以詩

驛也未忍便戛然而去。只恐在尊園打  
擄不便。張軌如道：「這兒念朋友之情，  
再不要說這些酸話。」遂叫小喜來分付  
道：「小官家，你可快些收拾行李，過去蘇  
友白道：「小弟偶爾到此，止有馬一匹在  
後面，并不曾帶得行李。張軌如道：「這  
蘇友白便立等蘇友白梳洗了回來。蘇  
友白只得辭謝了靜心，叫小喜牽了馬  
回到張軌如園中來作寓。張軌如款待  
蘇友白的茶飯，比先時更殷勤了幾分。  
正是

有心人遇有心人，  
彼此虛生滿面春。  
誰料一腔貪色念，

其中各自費精神。

蘇友白與張軌如王文卿正在書房中  
閒談，忽家人來報道：「前日白老爺家的  
那一位老管家又來了。」張軌如聽了喜  
不自勝，便獨迎出亭子來，只見董老官  
也進來相見過，坐下茶罷，董老官便說  
道：「老爺拜上相公，昨日多有簡慢，張軌  
如道：「昨日深叨厚款，今日正欲來拜謝  
老爺，不知為何又承小老下顧。董老官  
道：「家老爺有一位公子，今年纔一十五  
歲，家老爺因慕張相公大才飽學，欲屈  
張相公教訓一年，已備有開書聘札在  
此，求張相公萬勿見拒。張軌如聽了，摸  
不着頭路，又不好推辭，又不好應承，只

其自負，則道又甚重。我一時降禮，則恐失體。一  
時傲物，又恐失才。你且權坐下，可盡吐所長。若  
微有可觀，自當刮目。你意下何如？」冷絳雪道：「賤  
妾肺腑之言，已被小姐道出，更有何說？只得領  
命告坐。」于對面，山黛道：「看你舉止不俗，大有  
文情，似非彼襤下人。我若今日單考你，只道我  
壓客欲與你同做，又出題不便，莫若公議出題，  
分闈以咏何如？」冷絳雪道：「妾遠獻而來，底裡  
不知，故小姐且試其短長。若小姐之才，翰苑名  
公盡皆避席，鼓名滿於長安，何必與賤妾共較  
優劣？得不如貴，失則損名。竊為小姐不取也。」山

黛笑道：「據汝所言，將以我為虛名，恐怕做不得。  
好出醜，最是一團好意。我怎好定要與你並較  
長短？且試你一篇。如果奇特，再待你考我。未遲  
因思量要寫題目，忽侍妾來報聖旨下。快到玉  
尺樓接旨。山黛聞知，立起身，換了大服，因對冷  
絳雪道：「你也同去看。或有筆墨之命，待我奉  
詔，做與你看。只當你先考我何如？」冷絳雪遂同  
出來，到玉尺樓下，只見香案已排設端正，聖旨  
已供在上面。山黛拜畢，開旨一看，却是四幅龍  
箋，要題詩四首。滾於聖朝四瑞圖上。一幅是鳳  
來儀，一幅是黃河清，一幅是甘露降，一幅是麒

得拿了開書與聘禮。走進來與王文卿  
蘇友白商議道。白老先生欲請小弟作  
西賓。此意却是為何。蘇友白道。此無他  
說。不過是慕兄高才。要親近兄的意思。  
張軌如道。先生與文婿自大不相同。莫  
非此老有個老夫人。愛卦之意。王文卿  
笑道。兄特想遠了。此乃是白老先生愛  
惜女兒。恐怕一時選擇不到。還要細  
窺探。故請兄去。以西賓為名。却要着兄  
有坐性。收坐情。肯讀書。不肯讀書。及  
漸入佳境。絕妙好機會。張兄為何還  
遲疑。張軌如聽了方大喜。終走出來。  
董老官說道。我學生從來不輕易到  
家。處館既承老翁見愛。却又推辭不得。

麟出。山黛領了旨。將四幅龍箋。命侍妾捧上樓  
去。一箇命中官外所伺候。一箇上樓叫侍妾磨  
墨。欲書。冷絳雪道。方纔小姐出題。面試。賤妾  
何不即將此四題。待賤妾呈稿。與小姐改削。山  
黛道。這到使得。只是中官立等回旨。恐怕遲了。  
冷絳雪道。奉旨。怎敢遲慢。此時樓上紙筆滿案。  
冷絳雪遂取一枝筆。展開一幅紙。全不思索。信  
筆而書。但見運腕如風。灑墨如雨。縱橫起落。寫  
得箋紙琅琅。有殺山黛看見。他揮毫如此。先喜  
得眉目都有咲色。及做完了。取來一看。只見  
第一幅。鳳來儀。  
岐山鳴後久。無聲。今日來儀兆太平。

莫認靈禽能五色。蓋綠天子見文明。

第二幅。黃河清。普天有道聖人出。天地山川盡効靈。

塵榻相應應。法法。黃河萬里一時清。

第三幅。甘霖降。上氣氤氳下氣和。醞成天地大恩波。

金華不用雲中接。一夜松梢珠萬顆。

第四幅。麒麟出。聖人在位已千秋。聖德如天何待修。

當日尼山求不世。今同豕鹿下林邱。

山黛看完。大驚大喜。道。姐。仙才也。仙筆也。我

山黛有眼。不識得罪多矣。遂走下來。要與冷絳

雪叙禮。冷絳雪止住道。小姐且完了聖旨。再講

禮未遑。山黛點首道。有理。遂取過龍箋。書寫。冷

絳雪道。小家之句。恐不足以當御覽。還須小姐

自作。即欲用。亦須改削。山黛道。點題。頌聖。無不

只得應允了。但有一件事。要煩小老稟  
過老翁。須得一間僻靜書室。不許閒人  
攪擾。得安心讀書。為妙。董老官道。這  
個容易。遂起身辭了。竟來回復白公。白  
公見張軌如允了。滿心歡喜。又聽見說  
要僻靜書房。好讀書。更加歡喜。遂叫人  
將後園書房收拾潔淨。又揀了一個吉  
日。差童張請張軌如赴館。張軌如到了  
館中。便裝出許多假老成。肯讀書的模  
樣。起來。終日只拿着一本書在手裡。但  
看見人來。便哼。唧。讀將起來。又喜  
得學生。頌即與先生一般心性。彼此到  
也相合。家中人。雖有一二。看得破。但  
是張軌如這個先生。與別個先生不同。

第八回  
五二

原意不在負使肯使兩個騰錢又一團和氣肯奉承人因此家中大小都與他講得來雖有此露馬脚的所在轉都替他遮蓋過了這正是

工夫只到讀書淺。  
學問偏於人事深。  
既肯下情仍肯費。  
何愁奴僕不同心。

一日白公因夢州軒一株紅梨花開得茂盛異常偶對小姐說明日收拾一個盆兒請張郎來賞紅梨花就要他製一套時曲叫入唱一來可以觀其二來可以消遣娛情三白公話纔說出早有人來報與張軌如張軌如聽了這一驚

不少只得寫了一個帖兒飛星着人來約蘇友白到館中一會蘇友白正獨坐無聊要來探一個消息却又沒有頭路恰張軌如拿帖子來約他正中其意這日要來却奈天色晚了只得寫一個帖子回復張軌如說道明日准來張軌如恐怕遲了誤事急得一夜不曾合眼到得天一亮便又着人來催自家站在後園門口探望喜得蘇友白各有心事不待人催已自來了張軌如看見蘇友白來了便如天上吊下來的慌忙迎着作了一個揖便以手挽着手兒同走到書房中來張軌如說道小弟自從進館來無一刻不想念仁兄今日故邀仁兄

盡善盡美雖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矣小  
妹何敢妄着佛頭之羹遂分直草隸篆各書一  
幅書完回復聖旨冷絳雪在旁看見他拈弄翰  
墨像如遊戲心下已自輸服不料這邊旨意纔  
打發出門那邊又報有聖旨到山黛又下樓接  
旨將旨開看却是夢賦三十六宮都是春詩一  
首山黛領旨上樓與冷絳雪看冷絳雪道待妾  
再為捉刀何如山黛道方總是要領姐上大教  
故敢相煩今心已傾怎敢再勞容小妹獻醜請  
教罷遂展開龍箋草也不起揮毫直書半刻久  
早已四韻俱成上寫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聖恩無處不三陽 同況深宮日月光  
淑氣相通天有道 和風不隔地無疆  
惜與楊柳青同色 院中梨花白共香  
壽酒一宮稱十款 一時三百六春觴

了道小姐運筆如此之敏構思如此之精語之  
入神字之驚人真天才也聖上寵鑒信有真矣  
妾方總代作之妾悔無及矣恐遭聖王之譴將  
如之何山黛嘆道姐不必謙遂將詩封好着  
中官進呈然後與冷絳雪敘禮道小妹因謬為  
聖主所知薄有浮名遂不自揣妄自尊大以為  
天下不復有人不意姐之仙子降臨遂一概視  
之適見揮毫方知女中之太白也使小妹愧悔



來一談。蘇友白道：小弟也是如此。几番要來看兄，又恐此處出入不便，所以不果來。張軌知道，他既請小弟來，小弟就是主人了。有甚不便，正說話間，只見顏郎來讀書。張軌知道，今日有客在此，放一日學罷。顏郎見先生說放學，便歡喜去了。張軌知道，許久不會，仁兄在小園想題咏，一定多了。蘇友白道：吾兄不在，小弟獨處其中，也沒甚情興。兄在此，佳人咫尺，自然多得佳句了。張軌如此道：小弟在此，被學生纏住，那裡還有心想及此。昨日偶然到亭子邊，一望見山的一樹紅梨花開得十分茂盛，意欲做一首詩賞之，又怕費心，只聽得

將就做一隻小曲兒，時常唱。只因久不捉筆，一時再做不出。蘇友白道：兄不要把詞曲看的容易了。作詩到口消用，平仄兩韵，凡做詞曲，連平上去入四韵，皆要用的清白，又要分陰陽清濁，若是差一字一韵，便不能協入音律。取識者之誦，所以謂填詞填詞，到由人馳騁，不得張軌知道，原來如此繁雜。到是小弟不曾胡亂做出來，惹人哄話。蘇兄如不吝金玉，即求小弟做一套待小弟步韵和將去，便無差失了。不知仁兄可肯見教否？蘇友白道：做詞賦乃文人的家業，茶飯要做就，做有甚難，肯不肯，但不知這一株紅梨花在何處，得能教與小弟

交集，通身汗下。乞姐怒之，容小妹荆請冷絳雪道：賤妾村野下品，為人買獻，偶以梅榆之飛沾人，自喜，今經滄海，尚然誇水，已見巫山，猶爾稱雲，其遺笑大方，為何如？小姐不棄，即就青衣，猶為過分，何敢當。山黛道：文字相知，最為難得，我與姐，今幸相逢，可稱奇遇，何必泛作講語。冷絳雪推辭不得，只得賓主禮相見，拜畢分坐。侍妾獻上茶來。山黛問道：姐，高才，豈無甲第門楣，乃為輕薄至此？冷絳雪道：賤妾不幸幼失先慈，無人訓誨，嚴君溺愛，聽妾所為，妾自恃做才，不輕許可，嘗與家君約，不論貴賤，好醜，必才足相敵，方可結儷。前日家君訪得一姓

宋者，詩名天下，招與妾較，不意一味誇張，毫無實學。被妾嘻嘻，羞辱，彼故借實，知府之力，而使妾於此，自分為樊下之桐。豈料小姐，憐才過於刮目，真不幸中之大幸也。山黛道：宋姓者，莫非就是宋信？冷絳雪道：正是。山黛道：他在京曾挑小妹一場是非。幸小妹腕指有靈，不為所困，後來天子知其闖宴情由，將他責四十御棍，押解還鄉，已出九死一生。怎不知改悔？又如此作惡，真小人也。明日與爹說知，將他拿來，重處冷絳雪道：宋信情固可惡，然賤妾遂茅荆布，非宋

看一番便覺有異了。張軌知道這一株紅梨花是他夢軒軒中的。若要着只消到百花亭上一望便望得見了。二人同携着玉走過後園來。到了百花亭上。隔着牆往內一望。只見一株紅梨花樹高。出牆頭開花如紅血染成。十分可愛。蘇友白看了贊賞不已。因說道果然好花。果該題咏。只可惜隔着牆看得不十分快暢。若能得到軒子中一看便有趣了。張軌知道去不得了。這夢軒軒是白老。建室內書房。內中直接看小姐的繡閣。豈肯容人進去。蘇友白道原來與小姐。聞閣相通自然去不得了。二人在百花亭上望了一回。方纔回到館中坐下。

張軌加一心只要蘇友白做曲子。又恐怕遲了。又慮蘇友白一時做不完。恐怕做完了。又倉卒中一時讀不熟。便只管來催蘇友白。亦心中想着小姐無以寄情。遂拈起筆來。任情揮灑。只因這一套曲子。有分教。俏佳人私開了香閣。醜郎君坐不穩東床。這正是

從來黃雀與螳螂  
得失機關若暗藏  
漫喜窈他雲雨駐

已將宋玉到東牆  
不知蘇友白果然做曲子否且聽下回分解

信之惡。又安能得見小姐。以此而論。雖罪之首。而又功之魁也。山黛道。不念其惡。而反言其功。姐。存心仁慈。如今姐。已來。還是欲歸乎。還是暫留京師。而以高才顯名乎。冷絳雪道。妾蒙小姐一見。即以心膂相待。安敢不以肝膈相告乎。妾雖為宋信所陷。然見實。知府而以危言勸之。彼已畏禍而欲中止。妾思家君農村。能識幾人不親。峭函之大。安知天子之尊。故轉以群言開慰。方得勸駕至此。今至此。又蒙小姐垂青。正妾揚眉吐氣之時。安敢以家庭小孝。而有思歸之態乎。山黛鼓掌道。此英雄之書。不當以閨閣論也。因分付治酒。與冷絳雪洗塵。冷絳雪道。太師與夫人處。因妾初來。恐為富貴所壓。故以貧賤自驕。尚未一拜。今既蒙小姐錯愛。則賤妾貧賤驕人之罪。百口無辭矣。乞小姐先率領于太師夫人前。冒伏荆請。然後敢領小姐之教。山黛道家嚴慈。因姐。初來。知之不深。未免唐突。彼此有失。俱可相忘。但賓主豈可無相見之儀。因邀冷絳雪在左。並行而入。此時山黛仁與夫人。聞知冷絳雪代作聖瑞圖詩之事。在庭中。聞語。忽報小姐同冷絳雪來見。山黛仁與夫人。便笑嘻嘻。迎出來。道。我兒聞冷家女子果有才情。

玉嬌梨卷之二終

我就看他這詞舉動與眾不同山黛道冷家姐  
 姐之才宜在孩兒之上今已屈之與孩兒作閨  
 中朋友以受切磋之益特來拜見父親母親山  
 顯仁道以朋友相與倚如結為姊妹之更親山  
 黛道姊妹固好但冷家姐之才美自足播其芳  
 香若結為姊妹必易山姓異日顯名只道假力  
 於我是以無益之榮掩其有為之實焉乎可也  
 還是朋友為宜山顯仁道此論有理冷絳雪遂  
 以半姊妹禮拜山顯仁與夫人拜完忽又報聖旨  
 下山黛與忙出接旨只因這一旨意有分教紅顏  
 生色白屋添榮不知聖旨何說待下回分解



所圖

